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槐西雜志

觀弈道人撰

余再掌烏臺每有法司會讞事故寓直西苑之日多借得袁氏壻數楹榜曰槐西老屋公餘退食輒憇息其間距城數十里自僚屬白事外賓客殊稀晝長多暇晏坐而已舊有灤陽銷夏錄如是我聞二書爲書肆所刊刻緣是友朋聚集多以異聞相告因竄一冊於是地遇輪直則憶而雜書之非輪直之日則已其不能盡憶則亦已歲月駸尋不覺又得四卷孫樹馨錄爲一帙題曰槐西雜志其體

例則猶之前二書耳自今以往或竟懶而輟筆歟
則以為揮塵之三錄可也或老不能閒又有所綴
歟則以為夷堅之丙志亦可也王子六月觀弈道
人識

隋書載蘭陵公主死殉後夫登於列女傳之首頗乖史

法祖君彥微隋文稱蘭陵公主逼幸告滄州醫者張作

霖言其鄉有少婦夫死未週歲輒嫁越兩歲後夫又死

乃誓不再適竟守志終身嘗問一鄰婦病鄰婦忽瞋目

作其前夫語曰爾甘為某守不為我守何也少婦毅然

對曰爾不以結髮視我三年曾無一肝鬲語我安得為

爾守彼不以再醮輕我爾載之中恩深義重我安得不

為彼守爾不自反乃敢咎人耶鬼竟語塞而退此與蘭

陵公主事相類蓋亦豫讓眾人遇我眾人報之國士遇

我國士報之之意也然五倫之中惟朋友以義合不計

較報施厚道也即計較報施猶直道也兄弟天屬已不

可言報施况君臣父子夫婦義屬三綱哉漁洋山人作

豫讓橋詩曰國士橋邊水千年恨不窮如聞柱厲叔死

報莒敖公自謂可以敦薄斯言允矣然柱厲叔以不見

知而放逐乃挺身死難以愧人君不知其臣者事見劉

是猶怨懟之意特與君較是非非為君扞社稷也其事

柱厲叔音狼臍
同君子當許之不必
過為責備也

可風其言則未協乎義或記載者之失乎

江寧王金英字菊莊余壬午分校所取士也喜爲詩才力稍弱然秀削不俗頗近宋末四靈嘗畫菘菊小照余戲仿其體格題之有以菊爲名字隨花入畫圖句菊莊大喜則所尚可知矣撰有詩話數卷尚未成書霜周夏綠其稿不知流落何所猶記其中一條云江寧一廢宅壁上微有字跡拂塵諦視乃絕句五首其一曰新綠漸長殘紅稀美人清淚沾羅衣蝴蝶不管春歸否祇趁菜花黃處飛其二曰六朝燕子年年來朱雀橋圯花不開未須惆悵問王謝劉郎一去何曾回其三曰荒池廢館

芳草多踈青年少時行歌譙樓鼓動人去後回風裊裊吹女蘿其四曰土花漠漠圍頽垣中有桃葉桃根魂夜深蹋徧堦下月可憐羅襪終無痕其五曰清明處處啼黃鸝春風不上枯柳枝惟應夾祀雙石獸記汝曾挂黃金絲字極怪偉不著姓名不知爲人語鬼語余謂此福王破滅以後前明故老之詞也

董秋原言昔爲鉅野學官時有門役典守節孝祠卽攜家居祠側一日秋祀門役夜起酒掃其妻猶寢夢中見婦女數十輩聯袂入祠心知神降亦不恐怖忽見所識二貧媪亦在其中再三審視真不謬怪問其未邀旌表

先大夫擬作虞生靈
史未成作節烈傳數
十篇於窮巷若苦節
未獲旌表者尤闡揚
不遺餘力

何亦同來一媪荅曰人世旌表豈能徧及窮鄉鄙屋湮
沒不彰者在在有之鬼神愍其荼苦雖祠不設位亦招
之來饗或藏瑕匿垢冒濫馨香雖位設祠中反不容入
故我二人得至此也此事頗創聞然揆以神理似當如
是又獻縣禮房吏魏某臨終喃喃自語曰吾處閒曹自
謂未嘗作惡業不虞貧婦請旌索其常例冥謫如是其
重也二事足相發明信忠孝節義感天地動鬼神矣
族叔行止言有農家婦與小姑並端麗月夜納涼共睡
檐下突見赤髮青面鬼自牛欄後出旋舞跳擲若將搏
噬時男子皆外出守場圃姑嫂悸不敢語鬼一一攫擲

強汚之方躍上短墻忽噉然失聲倒投於地見其久不
動乃敢呼人鄰里趨視則墻內一鬼乃里中惡少某已
昏仆不知人墻外一鬼屹然立則社公祠中土偶也父
老謂社公有靈議至曉報賽一少年啞然曰某甲恒五
鼓出擔糞吾戲抱神祠鬼卒置路側使駭走以博一笑
不虞遇此偽鬼誤爲真鬼驚踣也社公何靈哉中一叟
曰某甲曰曰擔糞爾何他日不戲之而此日戲之也戲
之術亦多矣爾何忽抱此土偶也土偶何地不可置爾
何獨置此家墻外也此其間神實憑之爾自不知耳乃
共醵金以祀其惡少爲父母昇去困卧數日竟不復蘇

此惡少竟倖逃顯
戮矣社公何靈哉

西商守財皆糊塗神
之教也

山西太谷縣西南十五里白城村有糊塗神祠土人奉
事之甚嚴云稍不敬輒致風雹然不知神何代人亦不
知何以得此號後檢通志乃知爲狐突祠元中統三年
勅建本名利應狐突神廟狐糊同音北人讀入聲皆似
平故突轉爲塗也是又一杜十姨矣

石中物象往往有之姜紹書韻石軒筆記言見一石子
作太極圖是猶紋理旋螺偶分黑白也顏介子嘗見一
英德研山上有白脉作山高月小四字炳然分明其脉
直透石背尚依稀似字之反面但模糊散漫不具點畫
波磔耳諦視非嵌非雕亦非漬染真天成也不更異哉

夫山與地俱有石與山俱有豈開闢以來卽預知有程
邈隸書歟卽預知有東坡赤壁賦歟卽曰山孕此石在
宋以後又誰使仿此字誰使題此語歟然則天工之巧
無所不有精華蟠結自成文章非常理所可測矣世傳
河圖洛書出於北宋唐以前所未見也河圖作黑白圈
五十五洛書作黑白圈四十五考孔安國論語註稱河
圖卽八卦孔安國論語註今已不傳此是孔氏之門本
無此五十五點之圖矣陳搏何自而得之至洛書旣謂
之書當有文字乃亦四十五圈與河圖相同是宜稱洛
圖不得稱書繫詞又何以別之曰書乎劉向劉歆班固

觀此條具徵公經
學之深

並稱洛書有文孔穎達尚書正義併詳載其字數洪範初

日五行一章疏曰五行志全載此一章云此六十字皆

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初一日等二十

七字是禹加之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

氏以為龜背九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為敬用等皆禹

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云雖所說字數不觀此

同而足見由漢至唐洛書無黑白點之偽圖也

硯山知石紋成字鑿然不誣未可執盧辨晚出之說明

九室法龜文始見北齊盧辨大戴禮遂以太乙九宮真

註朱子以為鄭康成說偶誤記也於易緯乾鑿度即漢書藝文志所謂太

乙家當時原不稱為洛書也

表兄劉香畹言昔官閩中聞有少婦素幽靜歿葬山麓

每月明之夜輒遙見其魂反接縛樹上漸近則無睹莫

人終莫喻其故之何
必示此幻相

喻其故也余曰此有所示也人莫喻其受譴之故而必

使人見其受譴示人所不知鬼神知之也

陳太常楓厓言一童子年十四五每睡輒作呻吟聲疑

其病也問之云無有既而時作嚶語呼之不醒其語頗

了了諦聽皆媒狎之詞其呻吟亦受淫聲也然問之終

不言知為魅牒於社公夜夢社公曰魅誠有之非吾力

所能制也乃牒於城隍越一宿城隍祠中泥塑控馬卒

無故首自墮始悟社公所謂力不能制也然一騶耳未

必城隍之所愛即城隍之所愛神正直而聰明亦必不

以所愛之故曲法庇一騶牒一陳而伏冥誅城隍之心

今之能吏揣摩顧
畏筆上官者真
物而可祭於社者哉

事昭然矣彼社公者乃揣摩顧畏隱忍而不敢言其視
城隍何如也城隍之視此社公又何如也

趙太守書三言有夜遇狐女者近前挑之忽不見俄飛
瓦擊落其帽次日睡起見窗紙細書一詩曰深院滿枝
花只應蝴蝶採嘵嘵草下蠱爾有蓬蒿在語殊輕薄然
風致楚楚宜其不愛紈袴兒

田白巖言嘗與諸友扶乩其仙自稱真山民宋末隱君

子也案山民有詩集今著錄四庫全書中倡和方洽外報某客某客來乩

忽不動他日復降衆叩昨遽去之故乩判曰此二君者
其一世故太深酬酢太熟相見必有諛詞數百句雲水

散人拙於應對不如避之為佳其一心思太密禮數太
明其與人語恒字字推敲責備無已閒雲野鶴豈能耐
此苛求故逋逃尤恐不速耳後先姚安公聞之曰此仙
究狷介之士器量未宏

從兄懋園言乾隆丙辰鄉試坐秋字號中續一人入號
號軍問姓名籍貫拱手致賀曰昨夢女子持杏花一枝
插號舍上告我曰明日某縣某人至為言杏花在此也
君名姓籍貫適符豈非佳兆哉其人愕然失色竟不解
考具稱疾而出鄉人有知其事者曰此生有小婢名杏
花逼亂之而終棄之竟流落不知所終意其賁恨以歿

矣

從孫樹森言晉人有以貲產託其弟而行商於外者客中納婦生一子越十餘年婦病卒乃攜子歸弟恐其索還貲產也誣其子抱養異姓不得承父業糾紛不決竟鳴於官官故憤憤不牒其商所問真贖而依古法滴血試幸血相合乃答逐其弟弟殊不信滴血事自有一子刺血驗之果不合遂執以上訴謂縣令所斷不足據鄉人惡其貪媚無人理僉曰其婦夙與某私昵子非其子血宜不合衆口分明具有徵驗卒證實姦狀拘婦所歡鞠之亦俯首引伏弟愧不自容竟出婦逐子竄身逃去

刑官牧令皆宜
記之

貲產反盡歸其兄聞者快之按陳業滴血見汝南先賢傳則自漢已有此說然余聞諸老吏曰骨肉滴血必相合論其常也或冬月以器置冰雪上凍使極冷或夏月以鹽醋拭器使有酸鹹之味則所滴之血入器卽凝雖至親亦不合故滴血不足成信讞然此令不刺血則商之弟不上訴商之弟不上訴則其婦之野台生子亦無從而敗此殆若或使之未可全咎此令之泥古矣都察院麟余載於灤陽消夏錄中嘗兩見其蟠迹非烏有子虛也吏役畏之無敢至庫深處者壬子二月奉旨修院署余啟庫檢視乃一無所睹知

前明萬曆年間族祖
少佳公將葬其親前
夕夢偉丈夫磨折致
詞曰春屬頗多寄
居宇下已久今將徙
宅之少寬其期可
乎寤而忘之匠人
墻有蛇千百蜿蜒
悉撲殺聚而焚之
臭達數里公觸穢
氣得病尋切

帝命所臨百靈懼伏矣院長舒穆魯公因言內閣學士
朴公祖墓亦有巨蟒恒遙見其出入曝鱗墓前兩槐樹
相距數丈首尾各掛於一樹其身如綵虹橫亘也後葬
母卜曠適當其地祭而祝之果率其族類千百蜿蜒去
葬畢乃歸去時其行如風然漸行漸縮乃至長僅數尺
蓋能大能小已具神龍之技矣乃悟都察院蟒其圍如
柱而能出入窗櫺中隙纔寸許亦猶是也是月與汪蕉
雪副憲同在山西馬觀察家遇內務府一官言西十庫
貯硫黃處亦有二蟒皆首蠹一角鱗甲作金色將啟鑰
必先鳴鉦其最異者每一啟鑰必見硫黃堆戶內磊磊

如假山足供取用取盡復然意其不欲入入庫人亦莫
敢入也或曰卽守庫之神理或然歟山海經載諸山之
神蛇身鳥首種種異狀不必定作人形也

先兄晴湖言有王震升者暮年喪愛子痛不欲生一夜
偶過其墓徘徊悽戀不能去忽見其子獨坐隴頭急趨
就之鬼亦不避然欲握其手輒引退與之語神意索漠
似不欲聞怪問其故鬼哂曰父子宿緣也緣盡則爾爲
爾我爲我矣何必更相問訊哉掉頭竟去震升自此痛
念頓消客或曰使西河能知此義當不喪明先兄曰此
孝子至情作此變幻以絕其父之悲思如郗超密札之

意耳。非正理也。使人存此見。父子兄弟夫婦均視如萍水之相逢。不日趨於薄哉。某公納一姬。姿采秀艷。言笑亦婉媚。善得人意。然獨坐則凝然。若有思。習見亦不訝也。一日稱有疾。鍵戶晝卧。某公穴窗紙窺之。則塗脂傅粉。釵釧衫裙。一一整飭。然後陳設酒果。若有所祀者。排闥入問。姬蹙然斂衽跪曰。妾故某翰林之寵婢也。翰林將歿。度夫人必不相容。慮或鬻入青樓。乃先遣出。臨別切切私囑曰。汝嫁我不恨。嫁而得所。我更慰。惟逢我忌日。汝必於密室覩粧私祭。我我魂若來。以香烟繞汝爲驗也。某公曰。徐鉉不負李

後主宋主弗罪也。吾何妨聽汝。姬再拜。炷香淚落入俎。烟果裊裊然三繞其頰。漸蜿蜒繞至足。温庭筠達摩支曲曰。擣麝成塵香不滅。拘蓮作寸絲。難絕此之謂歟。雖琵琶別抱。已負舊恩。然身去而心留。不猶愈於同床各

夢哉。

交河一節婦。建坊親串。畢集有表姊妹。自幼相諱者。戲問曰。汝今白首完貞矣。不知此四十餘年中。花朝月夕。曾一動心否乎。節婦曰。人非草木。豈得無情。但覺禮不可踰。義不可負。能自制不行耳。一日清明祭掃。畢忽似昏眩。喃喃作麤語。扶掖歸。至夜乃蘇。顧其子曰。頃恍惚

見汝父言不久相迎且勞慰甚至言人世所爲鬼神無不知也幸我平生無瑕玷否則黃泉會晤以何面目相對哉越半載果卒此王孝廉梅序所言梅序論之曰佛戒意惡是剷除根本工夫非上流人不能也常人膠膠擾擾何念不生但有所畏而不敢爲抑亦賢矣此婦子孫頗諱此語余亦不敢舉其氏族然其言光明磊落如白日青天所謂皎然不自欺也又何必諱之

姚安公監督南新倉時一厥後壁無故圯掘之得死鼠近一石其巨者形幾如貓蓋鼠穴壁下滋生日衆其穴亦日廓廓至壁下全空力不任而覆壓也公同事福公

海曰方其壞人之屋以廣己之宅殆忘其宅之託於屋也耶余謂李林甫楊國忠輩尚不明此理於鼠乎何尤先會祖潤生公嘗於襄陽見一僧本惠登相之幕客也述流寇事頗悉相與嘆劫數難移僧曰以我言之劫數人所爲非天所爲也明之末年殺戮淫掠之慘黃巢流血三千里不足道矣由其中葉以後官吏率貪虐紳士率暴橫民俗亦率姦盜詐僞無所不至是以下伏怨毒上千神怒積百年冤憤之氣而發之一朝以我所見聞其受禍最酷者皆其稔惡最甚者也是可曰天數耶昔在賊中見其縛一世家子跪於帳前而擁其妻妾飲酒

問敢怒乎曰不敢問願受役乎曰願則釋縛使行酒於側觀者或太息不忍一老翁陷賊者曰吾今乃始知因果是其祖嘗調僕婦僕有違言箠而紡之槐使旁觀與婦臥也卽是一端可類推矣座有豪者曰巨魚吞細魚鷺鳥搏羣鳥神弗怒也何獨於人而怒之僧掉頭曰彼魚鳥耳人魚鳥也耶豪者拂衣起明日邀客遊所寓寺欲挫辱之已打包去壁上大書二十字曰爾亦不必言我亦不必說樓下寂無人樓上有明月疑刺豪者之陰事也後豪者卒覆其宗

有郎官覆舟於衛河一姬溺焉求得其尸兩掌各握粟一匊咸以爲怪河干一叟曰是不足怪也凡沉於水者上視闇而下視明驚惶瞽亂必反從明處求出手皆培土故檢驗溺人以十指甲有泥無泥別生投死棄也此先有運粟之舟沉於水底粟尚未腐故培之盈手耳此論可謂入微惟上闇下明之故則不能言其所以然按張衡靈憲曰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又劉邵人物志曰火曰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然則上闇下明固水之木性矣

程念倫名思孝乾隆癸酉甲戌間來遊京師弈稱國手如臯冒祥珠曰是與我皆第二手時無第一手遽自雄

耳一日門人吳惠叔等扶乩問仙善弈否判曰能問肯
與凡人對局否判曰可時念倫寓余家因使共弈凡弈
子紀數象戲譜以路記數與乩仙弈則以象戲法行之
如縱第九路橫第三路下子則判曰九三餘皆仿此
初下數子念倫茫然不解以為仙機莫測也深恐敗名
凝思冥索至背汗手顫始敢應一子意猶惴惴稍久似
覺無他異乃放手攻擊乩仙竟全局覆沒滿室譁然乩
忽大書曰吾本幽魂暫來游戲託名張三丰耳因粗解
弈故爾率答不虞此君之見困吾今逝矣惠叔慨然曰
長安道上鬼亦誑人余戲曰一敗即吐實猶是長安道
上鈍鬼也

景州申謙居先生諱詡姚安公癸巳同年也天性和易
平生未嘗有忤色而孤高特立一介不取有古狷者風
衣必縕袍食必粗糲偶門人餽祭肉持至市中易豆腐
曰非好苟異實食之不慣也嘗從河間歲試歸使童子
控一驢童子行倦則使騎而自控之薄暮遇雨投宿破
神祠中祠止一楹中無一物而地下蕪穢不可坐乃摘
板扉一扇橫臥戶前夜半睡醒聞祠中小聲曰欲出避
公公當戶不得出先生曰爾自在戶內我自任戶外兩
不相害何必避久之又小聲曰男女有別公宜放我出
先生曰戶內戶外即是別出反無別轉身酣睡至曉有

村民見之駭曰此中有狐嘗出媚少年人入祠輒被瓦礫擊公何晏然也後偶與姚安公語及掀髯笑曰乃有狐欲媚申謙居亦大異事姚安公戲曰狐雖媚盡天下人亦斷不到君當是詭狀奇形狐所未睹不知是何怪物故驚怖欲逃耳可想見先生之爲人矣

董曲江前輩言乾隆丁卯鄉試寓濟南一僧寺夢至一處見老樹下破屋一間欹斜欲圯一女子靚粧坐戶內紅愁綠慘摧抑可憐疑誤入人內室止不敢進女子忽向之遙拜淚泫泫沾衣袂然終無一言心悸而悟越數夕夢復然女子顏色益戚叩額至百餘欲逼問之條又

醒疑不能明以告同寓亦莫解一日散步寺園見廡下有故柩已將殯忽仰視其樹則宛然夢中所見也詢之寺僧云是某官愛妾寄停於是約來迎取至今數十年寂無音問又不欲移瘞旁皇無計者久矣曲江豁然心悟故與厯城令相善乃醵金市地半畝告於官而遷葬焉用知亡人以人士爲安停閣非幽靈所願也

朱青雷言高西園嘗夢一客來謁名刺爲司馬相如一玉印古怪而寤莫悟何祥越數日無意得司馬相如一玉印古澤斑駁篆法精妙真昆吾刀刻也恒佩之不去身非至親暱者不能一見官鹽場時德州盧丈雅雨爲兩淮運

使聞有是印燕見時偶索觀之西園離席半跪正色啟
曰鳳翰一生結客所有皆可與朋友共其不可共者惟
二物此印及山妻也盧丈笑遣之曰誰奪爾物者何癡
乃爾耶西園畫品絕高晚得未疾右臂偏枯乃以左臂
揮毫雖生硬倔強乃彌有別趣詩格亦脫洒雖託跡微
官蹉跎以歿在近時士大夫間猶能追前輩風流也
楊鐵厓詞章奇麗雖被文妖之目不損其名惟鞋盃一
事猥褻淫穢可謂不韻之極而見諸賦詠傳為佳話後
來狂誕少年競相依倣以為名士風流殊不可解聞一
巨室中元家祭方舉酒置案上忽一杯聲如爆竹割然

中裂莫解何故久而知數日前其子邀妓以此杯效鐵
厓故事也

太常寺仙蝶國子監瑞柏仰邀

聖藻人盡知之翰林院金樞數人合抱瘦磊砢如假山

人亦或知之禮部壽艸則人不盡知也此艸春開紅花

綴如火齊秋結實如珠羣芳譜野菜譜皆未之載不知

其名或曰卽田塍公道老

此艸種兩家田塍上用識界
限犁不及則一莖不旁生犁

稍侵之卽蔓延不止反
過所侵之數故得此名余諦審之葉作鋸齒畧相似花

則不似其說非也在穿堂之北治事處堦前甬道之西

相傳生自

此條可補日下舊聞
攷

國初歲久漸成藤本今則分爲二岐枝格杈極挺然老木矣曹地山先生名之曰長春艸余官禮部尚書時作木欄護之門人陳太守羨時官員外使爲之圖蓋醴化湛深和氣涵育雖一艸一蟲亦各遂其生若此也禮部又有連理槐在齋戒處南榮下鄒小山先生官侍郎嘗繪圖題詩今尚貯庫中然特大小二槐相並而生枝榦互相纏抱耳非真連理也

道家言祈禳佛家言懺悔儒家則言修德以勝妖二氏治其末儒者治其本也族祖雷陽公畜數羊一羊忽人立而舞衆以爲不祥將殺羊雷陽公曰羊何能舞有憑

之者也石言于晉左傳之義明矣禍已成歟殺羊何益禍未成而鬼神以是警余也修德而已豈在殺羊自是一言一動如對聖賢後以順治乙酉拔貢戊子中副榜終於通判訖無纖芥之禍

三從兄曉東言雍正丁未會試歸見一丐婦口生於項上飲啜如常人其人妖也耶余曰此偶感異氣耳非妖也駢拇枝指亦異於衆可曰妖乎哉余所見有豕兩身一首者有牛背生一足者又於聞家廟社會見一人右手掌大如箕指大如椎而左手則如常日以右手操筆鬻字畫使談識緯者見之必曰此豕旣此牛旣此人痾

也是將兆某患或曰是爲某事之應然余所見諸異訖
毫無徵驗也故余於漢儒之學最不信春秋陰陽洪範
五行傳於宋儒之學最不信河圖洛書皇極經世

房師孫端人先生文章淹雅而性嗜酒醉後所作與醒
時無異館閣諸公以爲斗酒百篇之亞也督學雲南時
月夜獨飲竹叢下恍惚見一人注視壺琖狀若朶頤心
知鬼物亦不恐怖但以手按琖曰今日酒無多不能相
讓其人瑟縮而隱醒而悔之曰能來獵酒定非俗鬼肯
向我獵酒視我亦不薄奈何辜其相訪意市佳釀三巨
盃夜以小几陳竹間次日視之酒如故嘆曰此公非但

風雅兼亦狷介稍與相戲便涓滴不嘗幕客或曰鬼神
但歆其氣豈真能飲先生慨然曰然則飲酒宜及未爲
鬼時勿將來徒歆其氣先生姪漁珊在福建學幕爲余
述之覺魏晉諸賢去人不遠也

錢塘俞君祺

偶忘其字似是佑申也

乾隆癸未在余學署偶見其

野泊不寐詩曰蘆荻荒寒野水平四圍唧唧夜蟲聲長
眠人亦眠難穩獨倚枯松看月明余曰杜甫詩曰巴童
渾不寢夜半有行舟張繼詩曰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
鐘聲到客船均從對面落筆以半夜得聞寫出未睡非
咏巴童舟寒山寺鐘也君用此法可謂善於奪胎然杜

張所言是眼前景物君忽然說鬼不太鶻兀乎俞君曰是夕實遙見月下一人倚樹立似是文士擬就談以破岑寂相去十餘步竟冉冉沒故有此語鍾忻湖戲曰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唐人謂之見鬼詩猶嫌假借如公此作乃真不愧此名

霍丈易書言聞諸海大司農曰有世家子讀書墳園園外居民數十家皆巨室之守墓者也一日於墻缺見麗女露半面方欲注視已避去越數日見於墻外採野花時時凝睇望墻內或竟登墻缺露其半身以為東家之窺宋玉也頗縈夢想而私念居此地者皆粗材不應有

此豔質又所見皆荆布不應此女獨靚妝心疑為狐鬼故雖流目送盼而未通一詞一夕獨立樹下聞墻外二女私語一女曰汝意中人方步月何不就之一女曰彼方疑我為狐鬼何必徒使驚怖一女又曰青天白日安有狐鬼癡兒不解事至此世家子聞之竊喜褰衣欲出忽猛省曰自稱非狐鬼其為狐鬼也確矣天下小人未有自稱小人者豈惟不自稱且無不痛詆小人以自明非小人者此魅用此術也掉臂竟返次日密訪之果無此二女此二女亦不再來

吳林塘言曩游秦隴聞有獵者在少華山麓見二人儼

然臥樹下呼之猶能強起問何因躓於此其一曰吾等皆爲狐魅者也初我夜行失道投宿一山家有少女絕妍麗伺隙調我我意不自持卽相媒狎爲其父母所窺甚見詈辱我拜跪始免捶撻旣而聞其父母絮絮語若有所議者次日竟納我爲婿惟約山上有主人女須更番執役五日一上直五日乃返我亦安之半載後病瘵夜嗽不能寢散步林下聞有笑語聲偶往尋視見屋數楹有人擁我婦坐石看月不勝恚忿力疾欲與角其人亦怒曰鼠輩乃敢瞰我婦亦奮起相搏幸其亦病憊相牽並仆婦安坐石上嬉笑曰爾輩勿鬪吾明告爾吾實

往來於兩家皆託云上直使爾輩休息五日蓄精以供採補耳今吾事已露爾輩精亦竭無所用爾輩吾去矣奄忽不見兩人迷不能出故餓踣於此幸遇君等得拯也其一人語亦同獵者食以乾糲稍能舉步使引視其處二人共詫曰向者墻垣故土梁柱故木門故可開合窗故可啟閉皆確有形質非幻影也今何皆土窟耶院中地平如砥淨如鏡今何土窟以外崎嶇不容足耶窟廣不數尺狐自容可矣何以容我二人豈我二人之形亦爲所幻化耶一人見對面崖上有破磁曰此我持以登樓失手所碎今峭壁無路當時何以上下耶四顧徘徊

惘惘如夢二人恨狐女甚請獵者入山捕之獵者
曰邂逅相遇便成佳偶世無此便宜事事太便宜必有
不便宜者存魚吞鈎貪餌故也猩猩刺血嗜酒故也爾
二人宜自恨亦何恨於狐二人乃憫然而止
林塘又言有少年爲狐所媚曰漸羸困狐猶時時來後
復共寢已疲頓不能御女狐乃披衣欲辭去少年泣涕
挽留狐殊不顧怒責其寡情狐亦怒曰與君本無夫婦
義特爲採補來耳君膏髓已竭吾何所取而不去此如
以勢交者勢敗則離以財交者財盡則散當其委曲相
媚本爲勢與財非有情於其人也君於某家某家昔何

曰附門墻今何久絕音問耶乃獨責我其音甚厲侍疾
者聞之皆太息少年乃反面向內寂無一言

汪旭初言見扶乩者其仙自稱張紫陽卽以悟真篇弗
能荅也但判曰金丹大道不敢輕傳而已曾有僕婦竊
貲逃僕叩問尚可追捕否仙判曰爾過去生中以財誘
人買其妻又誘之飲博仍取其財此人今世相遇誘汝
婦逃者買妻報併竊貲者取財報也冥數先定追捕亦
不得不如已也旭初曰真仙自不妄語然此論一出凡
姦盜皆諉諸夙因可勿追捕不推波助瀾乎乩不能荅
有疑之者曰此扶乩人多從狡獪惡少遊安知不有人

匿僕妻而教之作此語陰使人偵之薄暮果赴一曲巷登屋脊密伺則聚而呼盧僕婦方艷飾行酒矣潛呼邏卒圍所居乃弭首就縛律禁師巫爲姦民竄伏其中也藍道行嘗假此術以敗嚴嵩論者不甚以爲非惡嵩故也然揚沈諸公喋血碎首而不能爭者一方士從容談笑乃制其死命則其力亦大矣幸所排者爲嵩使因而排及清流雖韓范富歐陽能與枝梧乎故乩仙之術士大夫偶然遊戲倡和詩詞等諸觀劇則可若藉卜吉凶君子當怖其卒也

從叔梅庵公曰淮鎮人家有空屋五間別爲院落用以貯雜物兒童多往嬉遊跳擲踐蹋頗爲喧擾鍵戶禁之則竊踰短墻入乃大書一帖粘戶上曰此房狐仙所住毋得穢汚姑以怖兒童云爾數日後夜聞窗外語感君見招今已移入當爲君堅守此院也自後人有入者輒爲磚瓦所擊併僮奴運雜物者亦不敢往久而不治竟全就圯頽狐仙乃去此之謂妖由人興

余有莊在滄州南曰上河涯今鬻之矣舊有水明樓五楹下瞰衛河帆檣來往欄楯下與外祖雪峰張公家度帆樓皆游眺佳處先祖母太夫人夏月每居是納涼諸孫更番隨侍焉一日余推窗南望見男婦數十人登一

渡船纜已解一人忽奮拳擊一叟落近岸淺水中衣履皆濡方坐起憤詈船已鼓棹去時衛河暴漲洪波直瀉洶涌有聲一糧艘張雙帆順流來急如激箭觸渡船碎如梯數十人並沒世此叟存乃轉怒爲喜合掌誦佛號問其何適曰昨聞得族弟得二十金醫童養媳爲人妾以今日成券急質田得金如其數賁之往贖耳衆同聲曰此一擊神所也促換渡船送之過時余方十歲但聞爲趙家莊人蒙問其名姓此雍正癸丑事又先太夫人言滄州八有一嫁其弟婦而鬻兩姪女於青樓者聖人皆不平一且金販綠豆泛巨舟詣天津晚泊河

于坐船舳濯足忽西岸一鹽舟絳索中斷橫掃而過兩舳相切自膝以下筋骨糜碎如割截號呼數日乃死先外祖一僕聞之急奔告曰某甲得如是慘禍真大怪事先外祖徐曰此事不怪若竟不如此反是怪事此雍正甲辰乙巳間事

交河王洪緒言高川劉某住屋七楹自居中三楹東廂二楹以妻歿無葬地停柩其中西廂二楹幼子與其妹居之一夕聞兒啼甚急而不聞妹語疑其在竈室未歸從窗罅視已息燈否月明之下見黑烟一道蜿蜒從東廂戶下出縈繞西廂窗下久之不去迨妹醒拊兒黑烟

乃冉冉斂入東廂去心知妻之魂也自後每月夜聞兒啼潛起窺視所見皆然以語其妹妹爲之感泣悲哉父母之心死尚不忘其子乎人子追念其父母能如是否乎

先師桂林呂公闇齋言其鄉有官邑令者蒞任之日夢其房師某公容色憔悴若重有憂者邑令蹙然迎拜曰旅櫬未歸是諸弟子之過也然念之未敢忘今幸託蔭得一官將拮据營窀穸矣蓋某公卒於戍所尚浮屠僧院也某公曰甚善然歸我之骨不如歸我之魂子知我骨在滇南不知我魂羈於此也我初爲此邑令有試墾

浮萊者吾誤報陞科愬者紛紛吾心知其詞直而恐于吏議百計回護使不得申遂至今爲民累土神訴諸東岳岳神謂事由疎舛雖無自利之心然恐以檢舉妨遷擢則其罪與自利等牒攝吾魂羈留於此待此浮糧減免然後得歸困苦饑寒所不忍道回思一時爵祿所得幾何而業海茫茫竟杳無崖岸誠不勝泣血椎心今幸子來官此儻念平生知遇爲籲請蠲除則我得重入轉輪脫離鬼趣雖生前遺蛻委諸螻蟻亦非所憾矣邑令檢視舊牘果有此事後爲宛轉請豁又恍惚夢其來別云

交河及方言曰說鬼者多誕然亦有理似可信者雍正乙卯七月泊舟靜海之南微月朦朧散步岸上見二人坐柳下對談試往就之亦欣然延坐諦聽所說乃皆幽冥事疑其爲鬼瑟縮欲遁二人止之曰君勿訝我等非鬼一走無常一視鬼者也問何以能視鬼曰生而如是莫知所以然又問何以走無常曰夢寢中忽被拘役亦莫知所以然也夫話至二鼓大抵縷陳報應因問冥司以儒理斷獄耶以佛理斷獄耶視鬼者曰吾能見鬼而不能與鬼語不知此事走無常曰君無須問此祇問已心問心無愧卽陰律所謂善問心有愧卽陰律所謂惡

公是公非幽明一理何分儒與佛乎其說平易寬不類巫覡語也

里有視鬼者曰鬼亦恒憧憧擾擾若有所營但不知所營何事亦有喜怒哀樂但不知其何由大抵鬼與鬼競亦如人與人競耳然微陰不足敵盛陽故莫不畏人其不畏人者一由人據所居鬼刺促不安故現變相驅之去一由崇人求祭享一由桀驁強魂戾氣未消如人世無賴橫行爲暴皆遇氣旺者避遇運蹇者乃敢侵或有冤魂厲魄得請於神報復以申積恨者不在此數若夫慾心所感淫鬼應之殺心所感厲鬼應之憤心所感怨

鬼應之則皆由其人之自召更不在此數矣我嘗清明
上冢見游女踢青其妖媚弄姿者諸鬼隨之嬉笑其幽
閒貞靜者左右無一鬼又嘗見學宮有數鬼教諭鮑先
生出先生諱梓南宮人官獻縣教諭載縣志循吏傳則瑟縮伏艸間訓導某先
生出則跳擲自如然則鬼之敢侮與否尤視乎其人哉
侍姬之母沈媪言鹽山有劉某者患癰閉百藥不驗一
夕夢神語曰銅頭煨灰酒服之卽通問銅頭何物曰汝
輩所謂螻蛄也試之果愈余謂此濕熱蘊結以濕熱攻
濕熱借其竄利下行之性耳若州都之官氣不能化則
求之於本原非此物所能導也

梁鐵幢副憲言有夜行者於竹林邊見一物似人非人
蠢蠢然摸索而行叱之不應知爲精魅拾瓦石擊之其
物化爲黑烟縮入林內啾啾作聲曰我緣宿業墮餓鬼
道中旣瞽且聾艱苦萬狀公何忍復相逼乃委之而去
余灤陽消夏錄中記王菊莊所言女鬼以巧於讒搆受
啞報此鬼受聾瞽報其聰明過甚者乎

先師汪文端公言有欲謀害異黨者苦無善計有點者
密偵知之陰裏藥以獻曰此藥入腹卽死然死時情狀
與病卒無異雖蒸骨檢之亦與病卒無異也其人大喜
留之飲歸則以是夕卒矣蓋先以其藥餌之爲滅口計

矣公因太息曰獻藥者殺人以媚人而先自殺也用其藥者先殺人以滅口而口終不可滅也紛紛機械何爲乎張樊川前輩時在座因言有好變童者悅一宦家子度無可得理陰屬所愛姬託媒姬招之約會於別墅將執而脅汚焉肩期聞已至疾往掩捕突失足墮荷塘板橋下幾於滅頂喧呼掖出則宦家子已遁姬已髻亂釵橫矣蓋是子美秀甚姬亦悅之故也後無故開閣放此姬婢媼乃稍洩其事陰謀者鬼神所忌殆不虛矣賣花者顧媼持一舊磁器求售似筆洗而畧淺四周內外及底皆有泐色似哥窑而無冰紋中平如硯獨露磁

骨邊線界畫甚明不出入毫髮殊非剝落不知何器以無用還之後見廣異志載嵇胡見石室道士案頭朱筆及盃語乾腴子載何元讓所見天狐有朱盃筆硯語又逸史載葉法善有待朱鉢畫符語乃悟唐以前無朱硯點勘文籍則研朱於杯盞大筆濡染則貯朱於鉢杯盞畧小而口哆以便捺筆鉢稍大而口斂以便多注濃瀋也顧媼所持盃卽朱盃向來賞鑒家未及見耳急呼之來問此盃何往曰本以三十錢買得云出自井中因公斥爲無用以二十錢賣諸雜物攤上今將及一年不能復問所在矣深爲惋惜世多以高價市贗物而真古器

或往往見擯余尚非規方竹漆斷紋者而交臂失之尚
如此然則蓄寶不彰者可勝數哉余後又得一朱盞製
與此同爲陳望之撫
軍持去乃知此物世
尚多有第人不識耳

先師介公野園言親串中有不畏鬼者聞有凶宅輒往
宿或言西山某寺後閣多見變怪是歲值鄉試因僦住
其中奇形詭狀每夜環繞几榻間處之恬然亦弗能
害也一夕月明推窗四望見艷女立樹下啞然曰怖我
不動來魅我耶爾是何怪可近前女亦啞然曰爾固不
識我我爾祖姑也歿葬此山聞爾日日與鬼角爾讀書
十餘年將徒博一不畏鬼之名耶抑亦思奮身科目爲

祖父光爲門戶計耶今夜而鬪爭晝而倦臥試期日近
舉業全荒豈爾父爾母遣爾裹糧入山之本志哉我雖
居泉壤於母家不能無情故正言告爾爾試思之言訖
而隱私念所言頗有理乃束裝歸歸而詳問父母乃無
是祖姑大悔頓足曰吾乃爲黠鬼所賣奮然欲再往其
友曰鬼不敢以力爭而幻其形以善言解鬼畏爾矣爾
何必追窮寇乃止此友可謂善解紛矣然鬼所言者正
理也正理不能禁而權詞能禁之可以悟消鎔剛氣之
道矣

前記閣學札公祖墓巨蟒事據總憲舒穆魯公之言也

壬子三月初十日蔣少司農戟門邀看桃花適與札公聯坐因叩其詳知舒穆魯公之語不誣札公又曰尚有一軼事舒穆魯公未知也守墓者之妻劉媪恒與此蟒同寢處蟠其榻上幾滿來必飲以火酒注巨椀中蟒舉首一嗅酒減分許所餘已味淡如水矣憑劉媪與人療病亦多有驗一旦有欲買此蟒者給劉媪錢八千乘其醉而昇之去去後媪忽發狂曰我待汝不薄汝乃賣我我必褫汝魄自搗不止媪之弟奔告札公札公自往視亦無如何逾數刻竟死夫妖物憑附女巫事所恒有忤妖物而致禍亦事所恒有惟得錢賣妖其事頗奇而有

人出錢以買妖尤奇之奇耳此蟒今猶在其地在西直門外土人謂之紅果園

育嬰堂養濟院是處有之惟滄州別有一院養瞽者而不隸於官瞽者劉君瑞曰昔有選人陳某過滄州資斧匱竭無可告貸進退無路將自投於河有瞽者憫之傾囊以助其行選人入京竟得官蔣至州牧念念不能忘瞽者自賫數百金將申漂母之報而偏覓瞽者不可得併其姓名無知者乃捐金建是院以收養瞽者此瞽者與此選人均可謂古之人矣君瑞又言衆瞽者留室一楹旦夕炷香拜陳公余謂陳公之側瞽者亦宜設一坐

廣州東瓊州府亦有
瞽目院

君瑞嘖嘖曰瞽者安可與官坐余曰如以其官而祀之則瞽者自不可坐如以其義而祀之則瞽者之義與官等何不可坐耶此事在康熙中君瑞告余在乾隆乙亥丙子間尚能舉居是院者爲某某今已三十餘年不知其存與廢矣

明季兵亂曾伯祖鎮番公年甫十一被掠至臨清遇舊客作李守敬以獨輪車送歸崎嶇戈馬之間瀕危者數終不舍去也時宋太夫人在酌以金先頓首謝然後置金於案曰故主流離心所不忍豈爲求賞來耶泣拜而別自後不復再至矣守敬性慇直儕輩有作奸者輒斲

斲與爭故爲衆口所排去而患難之際不負其心乃如此

事有先兆莫知其然如日將出而霞明兩將至而礎潤動乎彼則應乎此也余自四歲至今無一日離筆硯壬子三月初二日偶在直廬戲語諸公曰昔陶靖節自作挽歌余亦自題一聯曰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百年之後諸公書以見輓足矣劉石庵參知曰上句殊不類公若以輓陸耳山乃確當耳越三日而耳山訃音至豈非機之先見歟

申蒼嶺先生言有士人讀書別業墻外有廢冢莫知爲

誰園丁言夜中或有吟哦聲潛聽數夕無所聞一夕忽聞之急持酒往澆冢上曰泉下苦吟定爲詞客幽明雖隔氣類不殊肯現身一共談乎俄有人影冉冉出樹陰中忽掉頭竟去殷勤拜禱至再至三微聞樹外人語曰感君見賞不敢以異物自疑方擬一接清談破百年之岑寂及遙觀丰采乃衣冠華美翩翩有富貴之容與我輩緼袍殊非同調士各有志未敢相親惟君委曲諒之士人悵悵而返自是併吟哦亦不聞矣余曰此先生玩世之寓言耳此語既未親聞又旁無聞者豈此士人爲鬼揶揄尚肯自述耶先生掀髯曰鉏麈槐下之詞渾良夫夢中之譟誰聞之歟予乃獨詰老夫也

邱孝廉二田言永春山中有廢寺皆焦土也相傳初有僧居之僧善咒術其徒夜或見山魃請禁制之僧曰人自人妖自妖兩無涉也人自行於晝妖自行於夜兩無害也萬物並生各適其適妖不禁人晝出而人禁妖夜出乎久而晝亦黜人僧寮無寧宇始施咒術而氣候已成黨羽已衆竟不可禁制矣憤而雲游求善効治者偕之歸登壇檄將雷火下擊妖殲而寺亦燼焉僧拊膺曰吾之罪也夫吾咒術始足以勝之而弗肯勝也吾道力不足以勝之而妄欲勝也博善化之虛名潰敗决裂乃

至此養癰貽患我之謂也夫

飛車劉八從孫樹珊之御者也其御車極鞭策之威盡
馳驅之力遇同行者必驀越其前而後已故得此名馬
之強弱所不問馬之饑飽所不問馬之生死亦所不問
也歷數主殺馬頗多一日御樹珊往羣從家以空車返
中路馬軼為輪所軋仆轍中其傷頗輕竟昏瞶不知人
昇歸則氣已絕矣好勝者必自及不仁者亦必自及東
野稷以善御名一國而極馬之力終以敗駕况此役夫
哉自隕其生非不幸也

先祖光祿公有莊在滄州衛河東以地恒積潦其水左

右斜袤如人字故名人字汪後土語訛人字曰銀子又

轉汪為窪以吹唇聲輕呼之音乃近娃彌失其真矣土

瘠而民貧凋敝日甚莊南八里為狼兒口土語以狼兒

唇呼之音光祿公曰人對狼口宜其不蕃也乃改莊門

北向直北五里曰木沽口沽字土音在自改門後人字

汪漸富腴而木沽口漸凋敝矣其地氣轉移歟抑孤虛

之說竟真有之

人字汪場中有積柴俗謂多年矣土人謂中有靈怪犯

之多致災禍有疾病禱之亦或驗莫敢擷一莖拈一葉

也雍正乙巳歲大饑光祿公捐粟六千石煮粥以賑一

日柴不給欲用此柴而莫敢舉手乃自往祝曰汝既有神必能達理今數千人枵腹待斃汝豈無惻隱心我擬移汝守倉而取此柴活饑者諒汝不拒也祝訖塵衆拽取毫無變異柴盡得一禿尾巨蛇蟠伏不動以巨舂舂入倉中斯須不見從此亦遂無靈然迄今六七十年無敢竊入盜粟者以有守倉之約故也物至毒而不能不爲理所屈妖不勝德此之謂矣

從孫樹寶言韓店史某貧徹骨父將歿家惟存一青布袍將以斂其母曰家久不舉火持此易米尚可多活月餘何爲委之土中乎史某不忍卒以斂此事人多知之

曾有失銀釧者大索不得史某忽得於糞壤中皆曰此天償汝衣旌汝孝也失釧者以錢六千贖之恰符衣價此近日事或曰偶然也余曰如以爲偶則王祥固不再得魚孟宗固不再生筍也幽明之感應恒以一事示其機耳汝烏乎知之

景州李晴嶙言有劉生訓蒙於古寺一夕微月之下聞窗外窸窣聲自隙窺之牆缺似有二人影急呼有盜忽隔牆語曰我輩非盜來有求於君者也駭問何求曰猥以夙業墮餓鬼道中已將百載每聞僧厨炊煮輒饑火如焚窺君似有慈心殘羹冷粥賜一澆奠可乎問佛家

經載足濟冥途何不向寺僧求超拔曰鬼逢超拔是亦前因我輩過去生中營營仕宦勢盛則趨附勢敗則掉臂如路人當其得志本未扶窮救阨造有善因今日勢敗又安能遇是善緣乎所幸貨賂豐盈不甚愛惜孤寒故舊尙小有周旋故或能時遇矜憐得一露餘瀝不然則如目連鍵母在大地獄中食至口邊皆化猛火雖佛力亦無如何矣生惻然閔之許如所請鬼感激嗚咽去自是每以殘羹剩酒澆牆外亦似有盼嚮然不見形亦不聞語越歲餘夜聞牆外呼曰久叨嘉惠今來別君生問何往曰我二人無計求脫惟思作善以自拔此林內

野鳥至多有彈射者先驚之使高飛有網罟者先驅之使勿入以是一念感動神明今已得付轉輪也生嘗舉以告人曰沉淪之鬼其力猶可以濟物人奈何謝不能乎

族兄中涵知旌德縣時近城有虎暴傷獵戶數人不能

捕邑人請曰非聘徽州唐打獵不能除此患也休寧戴申原曰

明代有唐某甫新婚而戕於虎其婦後生一子祝之曰爾不能殺虎非我子也後世子孫如不能殺虎亦皆非

我子孫也故唐氏世世能捕虎乃遣吏持幣往歸報唐氏選執至精者

二人行且至至則一老翁鬚髮皓然時咯咯作嗽一童

子十六七耳大失望姑命具食老翁察中涵意不滿半

跪啟曰聞此虎距城不五里先往捕之賜食未晚也遂命役導往役至谷口不敢行老翁哂曰我在爾尚畏耶入谷將牛老翁顧童子曰此畜似尙睡汝呼之醒童子作虎嘯聲果自林中出徑搏老翁老翁手一短柄斧縱八九寸橫半之奮臂屹立虎撲至側首讓之虎自頂上躍過已血流仆地視之自領下至尾間皆觸斧裂矣乃厚贈遣之老翁自言煉臂十年煉目十年其目以毛帚掃之不瞬其臂使壯夫攀之懸身下絕不能動莊子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夫嘗見史舍人嗣彪閻中捉筆書條幅與秉燭無異又聞靜海勵文恪公剪

方寸紙一百片書一字其上片片向日疊映無一筆絲毫出入均習而已矣非別有謬巧也

李慶子言山東民家有狐居其屋數世矣不見其形亦不聞其語或夜有火燭盜賊則擊扉撼窗使主人知覺而已屋或漏損則有銀錢鏗然墜几上卽爲修葺計所給恒浮所費十之二若相酬者歲時必有小餽遺置窗外或以食物荅之置其窗下轉瞬卽不見矣從不出棚人兒童或反棚之戲以瓦礫擲窗內仍自窗還擲出或欲觀其擲出投之不已亦擲出不已終不怒也一日忽簷際語曰君雖農家而子孝弟友婦姑娣姒皆婉順恒

為善神所護故久住君家避雷劫今大劫已過敬謝主人吾去矣自此遂絕從來狐居人家無如是之謹飭者其有得於老氏和光之旨歟卒以謹飭自全不遭劫治之禍其所見加人一等矣

從姪虞惇從兄懋園之子也王子三月隨余勘

文源閣書同住海淀槐西老屋

余婿袁煦之別業余尊治之為輪對上直憩息

之言懋園有朱漆藤枕棊莊社會之所買有年矣一年夏白每枕之輒嗡嗡有聲以為作勞耳鳴也旬餘後其聲漸厲似飛蟲之振羽又月餘聲達於外不待就枕始聞矣疑而剖視則一細腰蜂鼓翼出焉枕四圍無針芥

隙蜂何能遺種於內如未際時先遺種何以越數歲而生或曰化生也然蜂生以蛹不以化即果化生何以化處不化而化於枕他枕不化而化於此枕枕中不飲不食何以兩月餘猶活設不剖出將不死乎此理殊不可曉也

虞惇又言掖縣林知州禹門其受業師也自言其祖年八十餘已昏耄不識人亦不能步履然猶善飯惟枯坐一室苦鬱鬱不適子孫恒以椅舁至門外延眺以為消遣一日命侍者入取物獨坐以俟侍者出則併椅失之矣閤家悲泣惶駭莫如所為裹糧四出求之亦無蹤跡

會有友人自勞山來途過禹門遙呼曰若非覓若祖乎
今在山中某寺無恙也急馳訪之果然其地距掖數百
里僧不知其何以至其祖但覺有二人昇之飛行亦不
知其為誰也此事極怪而非怪殆山魃狐魅播弄老人
以為遊戲耳

戈孝廉廷模字式之芥舟前輩長子也天姿朗澈詩格
書法並有父風於父執中獨師事余余期以遠到乃年
四十餘始選一學官後得心疾忽發忽止竟天天年余
深悲之偶與從孫樹珪談及樹珪因言其未歿以前讀
書至夜半偶即景得句曰秋入幽窗燈黯淡屬對未就

忽其友某揭簾入延與坐談因告以此句其友曰何不
對以魂歸故里月淒清式之愕然曰君何作鬼語轉瞬
不見乃悟其非人蓋衰氣先見鬼感衰氣應之也故式
之不久亦下世與靈怪集載曹唐江陵佛寺詩水底有
天春漠漠一聯事頗相類

曹慕堂宗丞言有夜行遇鬼者奮力與角俄羣鬼大集
或拋擲沙礫或牽拽手足左右支吾大受捶擊顛踣者
數矣而憤恚彌甚猶死鬪不休忽坡上有老僧持燈呼
曰檀越且止此地鬼之窟宅也檀越雖猛士已陷重圍
客主異形眾寡異勢以一人氣血之勇敵此輩無窮之

變幻雖賁育無幸勝也况不如賁育者乎知難而退乃
爲豪傑何不暫忍一時隨老僧權宿荒刹耶此人頓悟
奮身脫出隨其燈影而行羣鬼漸遠老僧亦不知所往
坐息至曉始覓得路歸此僧不知是人是鬼可謂善知
諦矣

海淀人捕得一巨鳥狀類蒼鷲而長喙利吻目睛突出
眈眈可畏非鷲非鶴非鶻非鷓莫能名之無敢買者
金海住先生時寓直澄懷園獨買而烹之味不甚佳甫
食一二嚮覺胸膈間冷如冰雪堅如鐵石沃以燒春亦
無暖氣委頓數日乃愈或曰張讀宣室志載俗傳人死

數日後當有禽自柩中出曰殺有鄭生者嘗在隰川與
郡官獵於野網得巨鳥色蒼高五尺餘解而視之忽然
不見里中人言有人死且數日卜者言此日殺當去其
家伺而視之果有巨鳥蒼色自柩中出又原化記載韋
滂借宿人家射落殺鬼烹而食之味極甘美先生所食
或卽殺鬼所化故陰凝之氣如是歟倪餘疆時方同直
聞之笑曰是又一終南進士矣

自黃村至豐宜門

俗謂之南西門

凡四十里泉源水脉絡帶鉤

連積雨後汚潦沮洳車馬頗爲阻滯有李秀者御空車
自固安返見少年約十五六娟麗如好女蹙蹙泥塗狀

甚困憊時日已將沒見秀行過有欲附載之色而媿沮不言秀故輕薄挑與語邀之同車忸怩而上沿途市果餌食之亦不甚辭漸相軟欵間以調謔面頰微笑而已行數里後視其貌似稍蒼尚不以爲意又行十餘里暮色昏黃覺眉目亦似漸改將近

南苑之西門則廣顙高顴鬢鬢有鬚矣自訝目眩不敢致詰比至逆旅下車乃鬚髯皓白成一老翁與秀握手作別曰蒙君見愛懷感良深惟暮齒衰顏今夕不堪同榻愧相負耳一笑而去竟不知爲何怪也秀表弟爲余廚役嘗聞秀自言之且自悔少年無狀致招狐鬼之侮

云

文安王岳芳言有楊生者貌姣麗自慮或遇強暴乃精習技擊十六七時已可敵數十人會詣通州應試暫住京城偶獨游陶然亭遇二回人強邀入酒肆心知其意姑與飲噉且故索珍味食二回人喜甚因誘至空寺左右挾坐遽擁於懷生一手按一人並踏於地以足踢背各解帶反接抽刀擬頸曰敢動者死褫其下衣並淫之且數之曰爾輩年近三十豈足供狎昵然爾輩污人多矣吾爲孱弱童子復讐也徐釋其縛掉臂徑出後與岳芳同行遇其一於途顧之一笑其人掩面鼠竄去乃爲

岳芳具道之岳芳曰戕命者使還命攘財者使還財律也此當相償者也惟淫人者有治罪之律無還使受淫之律此不當償者也子之所爲謂之快心則可謂之合理則未也

從孫樹菴言南村戈孝廉仲坊至遵祖莊

土語呼榛子莊遵榛盃韻

之訛祖子雙聲之轉也相近又有念祖橋今亦訛爲捻左

會曹氏之墓聞其鄰家雞

產一卵入夜有光仲坊偕數客往觀時已昏暮燈下視之無異常卵撤去燈火果吐光熒熒週卵四圍如盤盂置諸室隅立門外視之則一室照耀如晝矣客或曰是雞爲蛟龍所感故生卵有是變怪恐久而破殼出不利

主人仲坊次日卽歸不知其究竟如何也案木華海賦曰陽冰不治陰火潛然蓋陽氣伏積陰之內則鬱極而外騰嶺南異物志稱海中所生魚蝦置陰處有光嶺表錄異亦稱黃蠟魚頭夜有光如籠燭其肉亦片片有光水之所生與水同性故也必海水始有火必海錯始有光者積水之所聚卽積陰之所凝故百川不能鬱陽氣惟海能鬱也至暑月腐艸之爲螢以層陰積雨陽氣蒸而化爲蟲塞北之夜亮木以冰谷雪巖陽氣聚而附於木螢不久卽死夜亮木移植盆盎越一兩歲亦不生明出潛離隱氣得舒則漸散耳惟雞卵夜光則理不可曉

蛟龍所感之說亦未必然按段成式酉陽雜俎稱嶺南
毒菌夜有光殺人至速蓋瘴癘所鍾以溫熱發爲陽焰
此卵或沴厲之氣偶聚於雞或雞多食毒蟲久而蘊結
如毒菌有光之類亦未可知也

從姪虞惇言聞諸任邱劉宗萬曰有旗人赴任邱催租
適村民夜演劇觀至二鼓乃散歸途酒渴見樹旁茶肆
因繫馬而入主人出言火已熄但冷茶耳入室良久捧
茶半盃出色殷紅而稠粘氣似微醒飲盡更求益曰瓶
已罄矣當更覓殘剝須坐此稍待勿相窺也旣而久待
不出潛窺門隙則見懸一裸女子破其腹以木撐之而

持盃刮取其血惶駭退出乘馬急奔聞後有追索茶錢
聲沿途不絕比至居停已昏瞶墜仆居停聞馬聲出視
扶掖入次日乃蘇述其顛末共往迹之至繫馬之處惟
平蕪老樹荒冢纍纍叢棘上懸一蛇中裂其腹橫以
艸莖而已此與裴硯傳奇載盧涵遇盟器婢子殺鬼
酒事相類然婢子留宿意在求偶此鬼鬻茶胡爲耶
所需者冥鏹又向人索錢何爲耶

田香谷言景河鎮西南有小村居民三四十家有鄒某
者夜半聞犬聲披衣出視微月之下見屋上有一巨人
坐駭極驚呼鄰里並出稍稍審諦乃所畜牛昂首而蹲

不知其何以上也頃刻喧傳男婦皆來看異事忽一家
 火發燄猛風狂閭村幾盡為焦土乃知此為牛甌兆回
 祿也姚安公曰時方納稼豆穡穀草堆林籬茅屋間表
 延相接農家作苦家家夜半皆酣眠突爾遭焚則此村
 無噍類矣天心仁愛以此牛驚使夢醒也何反以為妖
 哉

同郡某孝廉未第時落拓不羈冬來往青樓中然倚門
 者視之漠然也惟一妓名椒樹者此妓佚其姓名此里巷中戲諧之稱也
 獨賞之曰此君豈長貧賤者哉時邀之狎飲且以夜台
 資供其讀書比應試又為捐金治裝且為其家謀薪米

孝廉感之握臂與盟曰吾儻得志必納汝椒樹謝曰所
 以重君者怪姊妹惟識富家兒欲人知脂粉綺羅中尙
 有具眼人耳至白頭之約則非所敢聞妾性冷蕩必不
 能作良家婦如已執箕帚仍縱懷風月君何以堪如幽
 閉閨閣如坐囹圄妾又何以堪與其始相歡合終致此
 離何如各留不盡之情作長相思哉後孝廉為縣令屢
 招之不赴中年以後車馬日稀終未嘗一至其署亦可
 云奇女子矣使韓淮陰能知此意烏有烏盡弓藏之憾
 哉

膠州法南楚飄泊長安窮愁頗甚一日於李符干御史

座上言曾於灤口旅舍見二詩其一曰流落江湖十四
春徐娘半老尙風塵西樓一枕鴛鴦夢明月窺窗也笑
人其二曰含情不忍訴琵琶幾度低頭掠髻鴉多謝西
川貴公子肯持紅燭賞殘花不署年月姓名不知誰作
也余曰此君自寓坎珂耳然五十六字足抵一篇琵琶
行矣

益都李生文淵南澗弟也嗜古如南澗而博辯則過之
不幸天逝南澗乞余誌其墓匆匆未果併其事狀失之
至今以爲憾也一日在余生雲精舍討論古禮因舉所
聞一事曰博山有書生夜行林莽間見貴官坐松下呼

與語諦視乃其已故表丈某公也不得已近前拜謁問
家事甚悉生因問古稱體魄藏於野而神依於廟主丈
人有家祠何爲在此某公曰此泥於古不墓祭之文也
夫廟祭地也主祭位也神之來格以是地是位爲依歸
焉耳如神常居於廟常附於主是四世祖妣與子孫人
鬼雜處也且有廟有主爲有爵祿者言之耳今一邑一
鄉之中能建廟者萬家不一二能立祠者千家不一二
能設主者百家不一二如神依主而不依墓是百千億
萬貧賤之家其祖妣皆無依之鬼也有是理耶知鬼神
之情狀者莫若聖人明器之禮自夏后氏以來矣使神

在室而不在墓則明器當設於廟乃皆瘞之於墓中是以器供神而置於神所不至也聖人顧若是慎耶衛人之耐離之殷禮也魯人之耐合之周禮也孔子善周使神不在墓則墓之分合了無所異有何善不善耶禮曰父沒而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亡而不忍用其杯棬口澤存焉爾一物之微尚且如是顧以先人體魄視如無物而別植數寸之木曰此吾父吾母之神也毋乃不知類耶寺鐘將動且與子別子今見吾此後可毋爲豎儒所惑矣生匆遽起立東方已白視之正其墓道前也

陳裕齋言有僦居道觀者與一狐女狎靡夕不至忽數日不見莫測何故一夜牽簾含笑入問其曠隔之由曰觀中新來一道士衆目曰仙慮其或有神術姑暫避之今夜化形爲小鼠自壁隙潛窺直大言欺世者耳故復來也問何以知其無道力曰僞仙僞佛技止二端其一故爲靜默使人不測其一故爲顛狂使人疑其有所託然真靜默者必淳穆安恬凡矜持者僞也真託於顛狂者必游行自在凡張皇者僞也此如君輩文士故爲名高或迂僻冷峭使人疑爲狷或縱酒罵坐使人疑爲狂同一術耳此道士張皇甚矣足知其無能爲也時共飲

錢稼軒先生家先生曰此狐眼光如鏡然詞鋒太利未免不留餘地矣

司爨者曹媪其子僧也言嘗見粵東一宦家到寺營齋云其妻亡已十九年一夕燈下見形曰自到黃泉無時不憶尚冀君百年之後得一相見不意今配入轉輪從此茫茫萬古無復會期故冒冥司之禁賂監送者來一取別耳其夫駭痛方欲致詞忽旋風入室捲之去尙隱隱聞泣聲故爲飯僧禮懺資來世福也此夫此婦可謂兩不相負矣長恨歌曰但令心如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安知不以此一念又種來世因耶

桂苑叢談記李衛公以方竹杖贈甘露寺僧云此竹出天宛國堅實而正方節眼鬚牙四面對出云云案方竹今閩粵多有不爲異物大宛卽今哈薩克已隸職方其地從不產竹烏有所謂方者哉又古今註載烏孫有青田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案烏孫卽今伊犁地問之額魯特皆云無此又杜陽雜編載元載造芸暉堂於私第芸香艸名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曰芸暉于闐卽今和闐地亦未聞此物惟西域有艸名瑪努根似蒼朮番僧焚以供佛頗爲珍貴然色不白亦不可泥壁均小

說附會之詞也

黎苻塘言有少年其父商於外久不歸無所約束因爲囊家所誘博負數百金囊家議代出金償衆而勒寫鬻宅之券不得已從之慮無以對母妻遂不返其家夜入林自縊甫結帶聞馬蹄隆隆回顧乃其父歸也駭問何以作此計度不能隱以實告父殊不怒曰此亦常事何至於此吾此次所得尚可抵汝自歸家吾自往償金索券可也時囊家博未散其父突排闥入本皆相識一一指呼姓字先斥其誘引之非次責以逼迫之過衆錯愕無可置詞旣而曰旣不肖子寫宅券吾亦難以博訴官

今償汝金汝明日分給衆人還我宅券可乎囊家知理屈願如命其父乃解腰纏付囊家一一驗入得券卽就燈焚之憤然而出其子還家具食待至曉不歸至囊家偵探曰已焚券去方慮有他故次日囊家發篋乃皆紙錠金所親收衆目共睹無以自白竟出已橐以償頗自疑遇鬼後旬餘訃音果至歿已數月矣

李樵風言杭州湧金門外有漁舟泊神祠下聞祠中入語嘈雜旣而神訶曰汝曹野鬼何辱文士罪當笞又聞辯訴曰人靜月明諸幽魂暫游水次稍釋羈愁此二措大獨講學談詩刺刺不止衆皆不解實所厭聞竊相耳

語微示不滿稍稍引去則有之非敢有所觸犯也神默然少頃曰論文雅事亦當擇地擇人先生休矣俄而燐火如螢自祠中出遙聞吃吃笑不已四散而去

劉繩滄州人其母以康熙壬申生至乾隆壬子年一百一歲尚強健善飯屢逢

恩詔里胥欲爲報官支粟帛輒固辭弗願去歲欲爲請旌建坊亦固辭弗願或詢其弗願之故慨然曰貧家孀婦賦命蹇薄正以顛連困苦爲神道所憐得此壽耳一邀過分之福則死期至矣此媪所見殊高計其生平必無膠膠擾擾意外之營求宜其恬然冲靜頤養天和得

以葆此長齡矣

詩徵示不瀾和稱引去則有之非敢有月解也神默
然少頃日詢文雅事亦嘗擇地擇人先生休矣俄而
火如螢自利時出遙聞吃吃笑不已曰散而去
一歲尚強健吾儕屬遠
是尚且存後為報官之吏其則詳弟願去歲秋為
於功功因歸於願其其弟願之次也然則貧家
女其命多矣
遊道分之福則死期至矣此姐所見然南其生平必
以蘇世具錄矣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

槐西雜志二

觀弈道人撰

安中竟言有人獨行林莽間遇二人似是文士吟哦而
行一人懷中落一書冊此人拾得字甚拙澁波磔皆不
甚具僅可辨識其中或符錄或藥方或人家春聯紛糅
無緒亦間有經書古文詩句展閱未竟二人遽追來奪
去倏忽不見疑其狐魅也一紙條飛落草間俟其去遠
覓得之上有字曰詩經於字皆音鳥易經无字左邊無
點余謂此借言粗材之好講文藝者也然能刻意於是
不愈於飲博遊冶乎使讀書人能獎勵之其中必有所

成就乃薄而揮之斥而笑之是未思聖人之待互鄉闕
黨二童子也講學家崖岸過峻使人甘於自暴棄皆自
沾已名視世道人心如膜外耳

景州甯遜公能以琉璃春碎調漆堆為壁窠書凹凸皴
皴儼若石紋恒挾技游富貴家喜索人酒食或聞燕集
必往攬末席一日值吳橋社會以所作對聯扁額往售
至晚得數金忽遇十數人邀之曰我輩欲君殫一月工
堆字若干分贈親友冀得小津潤今先屈先生一餐明
日奉迎至某所甯大喜隨入酒肆共恣飲啖至漏下初
鼓主人促閉戶十數人一時不見座上惟甯一人無可

置辯乃傾囊償值懊惱而歸不知為幻術為狐魅也李
露園曰此君自宜食此報

某公眷一變童性柔婉無市井態亦無恃寵驕縱意忽
泣涕數日目盡腫怪詰其故慨然曰吾日日薦枕席殊
不自覺昨寓中某與某童狎吾穴隙竊窺醜難言狀與
橫陳之女迥殊因自思吾一男子而受汚如是悔不可
追故愧憤欲死耳某公譬解百方終怏怏不釋後竟逃
去或曰已改易姓名讀書游泮矣梅禹金有青泥蓮花
記若此童者亦近於青泥蓮花歟又奴子張凱初為滄
州隸後夜聞罪人暗泣聲心動辭去鬻身於先姚安公

年四十餘無子一日其婦臨蓐凱愀然曰其女乎已而果然問何以知之曰我爲隸時有某控其嫂與鄰人張九私衆知其枉而事涉曖昧無以代白也會官遣我拘張九我稟曰張九初五日以逋賦拘初八日笞十五去矣今不知所往乞寬其限官檢徵比冊良是怒某曰初七日張九方押禁何由至汝嫂室乎杖而遣之其實別一張九吾借以支吾得免也去歲聞此婦死昨夜夢其向我拜知其轉生爲我女也後此女嫁爲賈人婦凱夫婦老且病竟賴其孝養以終楊椒山有羅刹成佛記若此奴者亦近於羅刹成佛歟

馮平字言有張四喜者家貧傭作流轉至萬全山中遇翁媪留治圃愛其勤苦以女贅之越數歲翁媪言往塞外省長女四喜亦挈婦他適久而漸覺其爲狐恥與異類偶伺其獨立潛彎弧射之中左股狐女以手拔矢一躍直至四喜前持矢數之曰君太負心殊使人恨雖然他狐媚人苟且野合耳我則父母所命以禮結婚有夫婦之義焉三綱所繫不敢讐君君既見棄亦不敢強住聒君握四喜之手痛哭逾數刻乃蹶然逝四喜歸越數載病死無棺以斂狐女忽自外哭入拜謁姑舅具述始末且曰兒未嫁故敢來也其母感之嘗四喜無良狐女

俛不語鄰婦不平亦助之詈狐女瞋視曰父母詈兒無不可者汝奈何對人之婦詈人之夫振衣竟出莫知所往去後於四喜尸旁得白金五兩因得成葬後四喜父母貧困往往於盎中篋內無意得錢米蓋亦狐女所致也皆謂此狐非惟形化人心亦化人矣或又謂狐雖知禮不至此殆平字故撰此事以愧人之不如者姚安公曰平字雖村叟而立心篤實平生無一字虛妄與之談訥訥不出口非能造作語言者也

盧觀察搗吉言荏平有夫婦相繼死遺一子甫周歲兄嫂咸不顧恤餓將死忽一小婦排門入抱兒於懷詈其

兄嫂曰爾弟夫婦尸骨未寒汝等何忍心至此不如以兒付我猶可覓一生活處也孥兒竟出莫知所終鄰里咸目睹之有知其事者曰其弟在日常昵一狐女意或不忘舊情來視遺孤乎是亦張四喜婦之亞也

烏魯木齊多狹斜小樓深巷方響時聞自譙鼓初鳴至寺鐘欲動燈火恒熒熒也台蕩者惟所欲爲官弗禁亦弗能禁有寧夏布商何某年少美風姿貲累千金亦不甚吝而不喜爲北里游惟畜牝豕十餘飼極肥濯極潔日閉門而沓淫之豕亦相摩相倚如昵其雄僕隸恒竊窺之何弗覺也忽其友乘醉戲詰乃愧而投井死廼化

廳同知木金泰曰非我親鞫是獄雖司馬溫公以告我
我弗信也余作是地雜詩有曰石破天驚事有無後來
好色勝登徒何郎甘爲風情死纔信劉王愛媚猪卽詠
是事人之性癖有至於如此者乃知以理斷天下事不
盡其變卽以情斷天下事亦不盡其變也

張一科忘其何地人攜妻就食塞外傭於西商西商昵
其妻揮金如土不數載貲盡歸一科反寄食其家妻厭
薄之詎諄使去一科曰微是人無此日負之不祥堅不
可妻一日持挺逐西商一科怒詈妻亦反詈曰彼非愛
我呢我色也我亦非愛彼利彼財也以財博色色已得

矣我原無所負於彼以色博財財不繼矣彼亦不能責
於我此而不遺留之何爲一科益憤竟抽刃殺之先以
百金贈西商而後自首就獄又一人忘其姓名亦攜妻
出塞妻病卒困不能歸且行乞忽有西商招至肆贈五
十金怪其太厚固詰其由西商密語曰我與爾婦最相
昵爾不知也爾婦垂歿私以爾託我我不忍負於死者
故資爾歸里此人怒擲於地竟格鬪至訟庭二事相去
不一月相國溫公時鎮烏魯本齊一日宴僚佐於秀野
亭座間論及前竹山令陳題橋曰一不以貧富易交一
不以死生負約是雖小人皆古道可風也公輒蹙曰古

道誠然然張一科曷可風耶後殺妻者擬抵而讞語甚
輕贈金者擬杖而不云柳示公沉思良久慨然曰皆非
法也然人情之薄久矣有司如是上卽如是可也

嘉祥曾映華言一夕秋月澄明與數友散步場圃外忽
旋風滾滾自東南來中有十餘鬼互相牽曳且毆且詈
尙能辨其一二語似爭朱陸異同也門戶之禍乃下徹
黃泉乎

去去復去去悽惻門前路行行重行行輾轉猶含情含
情一回首見我窓前柳柳北是高樓珠簾半上鉤昨爲
樓上女簾下調鸚鵡今爲牆外人紅淚沾羅巾牆外與

樓上相去無十丈云何咫尺間如隔千重山悲哉兩决
絕從此終天別別鶴空徘徊誰念鳴聲哀徘徊日欲晚
决意投身返手裂湘裙裙泣寄藁砧書可憐帛一尺字
字血痕赤一字一酸吟舊愛牽人心君如收覆水妾罪
甘鞭箠不然死君前終勝生棄捐死亦無別語願葬君
家土儻化斷腸花猶得生君家右見永樂大典題曰李
芳樹刺血詩不著朝代亦不詳芳樹始末不知爲所自
作如竇元妻詩爲時人代作如焦仲卿妻詩也世無傳
本余校勘四庫偶見之愛其纏綿悱惻無一毫怨怒之
意殆可泣鬼神令館吏錄出一紙久而失去今于役爨

陽檢點舊帙忽於小篋內得之沉湮數百年終見於世
豈非貞魂怨魄精貫三光有不可磨滅者乎陸耳山副
憲曰此詩次韓蘄王孫女詩前彼在宋末則芳樹必宋
人以例推之想當然也

舅氏安公實齋一夕就寢聞室外扣門聲問之不答視
之無所見越數夕復然又數夕他室亦復然如是者十
餘度亦無他故後村中獲一盜自云我曾入某家十餘
次皆以人不睡而返問其日皆合始知鬼報盜警也故
瑞不必爲祥妖不必爲災各視乎其人

明永樂二年遷江南大姓賈畿輔始祖椒坡公自上元
徙獻縣之景城後子孫繁衍析居崔莊在景城東三里
今土人以仕宦科第多在崔莊故皆稱崔莊紀舉其盛
也而余族則自稱景城紀不忘本也椒坡公故宅在景
城崔莊間兵燹久圯其址屬族叔桑庵家桑庵從余受
經以乾隆丙子舉鄉試擬築室移居於是先姚安公爲
預題一聯曰當年始祖初遷地此日雲孫再造家後室
不果築而姚安公以甲申八月棄諸孤卜地惟是處吉
因割他田易諸桑庵而葬焉前聯如公自識也事皆前
定豈不信哉

侍姬沈氏余字之曰明珩其祖長洲人流寓河間其父

因家焉生二女姬其次也神思朗徹殊不類小家女常私語其姊曰我不能爲田家婦高門華族又必不以我爲婦庶幾其貴家媵乎其母微聞之竟如其志性慧黠平生未常忤一人初歸余時拜見馬夫人馬夫人曰聞汝自願爲人媵媵亦殊不易爲斂衽對曰惟願爲媵故媵難爲耳旣願爲媵則媵亦何難故馬夫人始終愛之如嬌女嘗語余曰女子當以四十以前死人猶悼惜青裙白髮作孤雛腐鼠吾不願也亦竟如其志以辛亥四月二十五日卒年僅三十初僅識字隨余檢點圖籍久遂粗知文義亦能以淺語成詩臨終以小照付其女收藏他時語我生平事認取姑蘇沈五娘泊然而逝方病劇時余以待值

圓明園宿海淀槐西老屋一夕恍惚兩夢之以爲結念所致耳旣而知其是夕暈絕移二時乃蘇語其母曰適夢至海淀寓所有大聲如雷霆因而驚醒余憶是夕果壁上掛瓶繩斷墮地始悟其生魂果至矣故題其遺照有曰幾分相似幾分非可是香魂月下歸春夢無痕時一瞥最關情處在依稀又曰到死春蠶尚有絲離魂倩女不須疑一聲驚破梨花夢怡記銅瓶墜地時卽記此

事也。相去數千里以燕趙之人談滇黔之俗而謂居是土者不如吾所知之確然耶否耶。晚出數十年以髻齒之子論耆舊之事而曰見其人者不如吾所知之確然耶否耶。左邱明身爲魯史親見聖人其於春秋確有源委至唐中葉陸淳輩始持異論宋孫復以後闕然佐鬪諸說爭鳴皆曰左氏不可信吾說可信何以異於是耶。蓋漢儒之學務實宋儒則近名不出新義則不能聳聽不排舊說則不能出新義諸經訓詁皆可以口辯相爭惟春秋事迹釐然難於變亂於是謂左氏爲楚人爲七國初

人爲秦人而身爲魯史親見聖人之說搖旣非身爲魯史親見聖人則傳中事迹皆不足據而後可惟所欲言矣。沿及宋季趙鵬飛作春秋經筵至不知成風爲僖公生母尚可與論名分定褒貶乎元程端學推波助瀾尤爲悍戾偶在五雲多處即原心亭檢校端學春秋解周編修書昌因言有士人得此書珍爲鴻寶一日與友人游秦

山偶談經義極稱其論叔姬歸鄆一事推闡至精夜夢一古粧女子儀衛尊嚴厲色詰之曰武王元女實主東嶽上帝以我艱難完節接迹共姜俾隸太姬爲貴神今二千餘年矣昨爾述豎儒之說謂我歸鄆爲淫於紀季

虛辭誣詆實所痛心我隱公七年歸紀莊公二十年歸
鄒相距三十四年已在五旬以外矣以斑白之發婦何
由知季必悅我越國相從春秋之法非諸侯夫人不書
亦如非卿不書也我待年之賸例不登諸簡策徒以矢
心不二故仲尼有是特筆程端學何所依憑而造此曖
昧之謗耶爾再妄傳當嚙爾舌命從神以骨朶擊之狂
叫而醒遂燬其書余戲謂書昌曰君耽宋學乃作此言
書昌曰我取其所長而不敢諱所短也是真持平之論
矣

楊令公祠在古北口內祀宋將楊業顧亭林昌平山水

記據宋史謂業戰死長城北口當在雲中非古北口也
考王曾行程錄已云古北口內有業祠蓋遼人重業之
忠勇爲之立廟遼人親與業戰曾奉使時距業僅數十
年豈均不知業歿於何地宋史則元季托克托所修托
托舊作脫脫蓋譯音未托距業遠矣似未可據後駁前也
審今從三史國語解

余校勘秘籍凡四至

避暑山莊丁未以冬戊申以秋己酉以夏壬子以春四
時之勝胥覽焉每泛舟至

文津閣山容水意皆出天然樹色泉聲都非塵境陰晴
朝暮千態萬狀雖一鳥一花亦皆入畫其尤異者細草

沿坡帶谷皆茸茸如綠屬高不數寸齊如裁翦無一莖
參差長短者苑丁謂之規矩草出

宮墻纔數步卽髣髴滋蔓矣豈非天生嘉卉以待
宸遊哉

李又聃先生言有張子克者授徒村落岑寂寡儔偶散
步場圃間遇一土甚溫雅各道姓名頗相欵洽自云家
住避村里巷無可共語者得君如空谷之足音也因其
至塾見童子方讀孝經問張曰此書有今文古文以何
爲是張曰司馬貞言之詳矣近讀呂氏春秋見審微篇
中引諸侯一章乃是今文七國時人所見如是何處更

有古文乎其人喜曰君真讀書人也自是屢至寺張欲
報謁輒謝以貧無棲止夫婦賃住一破屋無地延客張
亦遂止一夕忽問君畏鬼乎張曰人未離形之鬼鬼已
離形之人耳雖未見之然覺無可畏其人慙然曰君旣
不畏我不欺君身卽是鬼以生爲士族不能逐焰口爭
錢米叨爲氣類求君一飯可乎張契分旣深亦無疑懼
卽爲具食且邀使數來考論圖籍殊有端委偶論太極
無極之旨其人怫然曰予傳有之天道遠人事邇六經
所論皆人事卽易闡陰陽亦以天道明人事也舍人事
而言天道已爲虛杳又推及先天之先空言聚訟安用

此爲謂君留心古義故就君求食君所見乃如此乎拂衣竟起條已影滅再於相遇處候之不復睹矣

余督學閩中時院吏言雍正中學使有一姬墮樓死不聞有他故以爲偶失足也久而有洩其事者曰姬本山東人年十四五嫁一婁人子數月矣夫婦甚相得形影不離會歲飢不能自活其姑賣諸販鬻婦女者與其夫相抱泣徹夜齧臂爲誌而別夫念之不置沿途乞食兼程追及販鬻者潛隨至京師時於車中一覲面幼年怯懦懼遭訶詈不敢近相視揮涕而已旣入官媒家時時候於門側偶得一覲彼此約勿死冀天上人間終一相

見也後聞爲學使所納因投身爲其幕友僕共至閩中然內外隔絕無由通問其婦不知也一日病死婦聞婢媪道其姓名籍貫形狀年齒始知之時方坐筆捲樓上疑立良久忽對衆備言始末長號數聲奮身投下死學使諱言之故其事不傳然實無可諱也大抵女子殉夫其故有二一則搗柱綱常寧死不辱此本乎禮教者也一則忍耻偷生苟延一息冀樂昌破鏡再得重圓至望絕勢窮然後一死以明志此生於情感者也此女不死於販鬻之手不死於媒氏之家至玉玷花殘得故夫凶問而後死誠爲太晚然其死志則久定矣特私愛纏綿

不能自割彼其意中固不以當死不死爲負夫之恩直以可待不待爲辜夫之望哀其遇悲其志惜其用情之誤則可矣必執春秋大義責不讀書之兒女豈與人爲善之道哉

壬申七月小集宋蒙泉家偶談狐事聶松岩曰貴族有一事君知之乎曩以鄉試在濟南聞有紀生者忘其爲壽光爲膠州也嘗暮遇女子獨行泥濘顛躓倩之扶掖念此必狐女姑試與昵亦足以知妖魅之情狀因語之曰我識爾爾勿誑我然得婦如爾亦自佳人靜後可詣書齋勿在此相調徒多迂折女子笑而去夜半果至狎

媾者數夕覺漸爲所惑因拒使勿來狐女怨詈不肯去生正色曰勿如是也男女之事權在於男男求女女不願尙可以強暴得女求男男不願則心如寒鐵雖強暴亦無所用之况爾爲盜我精氣來非以情合我不爲負爾情爾閱人多矣難以節言我亦不爲墮爾節始亂終棄君子所惡爲人言之不爲爾曹言之也爾何必戀戀於此徒爲無益狐女竟詞窮而去乃知一受蠱惑纏綿至死符籙不能驅遣者終由情欲牽連不能自割耳使泊然不動彼何所取而不去哉

法南堊又說一事曰里有惡少數人聞某氏荒冢有狐

能化形媚人夜攜罝罟布穴口果掩得二牝狐防其變
幻急以錐刺其髀貫之以索操刃脅之曰爾果能化形
爲人爲我輩行酒則貸爾命否則立磔爾二狐嗥叫跳
擲如不解者惡少怒刺殺其一其一乃人語曰我無衣
履卽化形爲人成何狀耶又以刃擬頸乃宛轉成一好
女子裸無寸縷衆大喜迭肆無禮復擁使侑觴而始終
掣索不釋手狐妮妮軟語祈求解索甫一脫手已瞥然
逝歸未到門遙見火光則數家皆焦土殺狐者一女焚
焉知狐之相報也狐不擾人人乃擾狐多行不義其及
也宜哉

田白岩說一事曰某繼室少女爲狐所媚劾治無驗後
有高行道士檄神將縛至壇責令供狀僉聞狐語曰我
豫產也偶撻婦婦潛竄至此與某昵我銜之次骨是以
報某憶幼時果有出然十餘年矣道士曰結恨旣深自
宜卽報何遲遲至今得無刺如此事假借藉口耶曰彼
前婦貞女也懼干天罰不敢近此婦輕佻乃得誘狎因
果相償鬼神弗罪師又何責焉道士沉思良久曰某昵
爾婦幾日曰一年餘爾昵此婦幾日曰三年餘道士怒
曰報之過當曲又在爾不去且檄爾付雷部狐乃服罪
去清遠先生曰蒙泉之父此可見邪正之念妖魅皆得知報

施之理鬼神弗能奪也。百良亦云。念我。清遠先生亦說一事曰。朱某一婢粗材也。稍長。漸慧黠。眉目亦漸秀媚。因納爲妾。頗有心計。拊搗井井。米鹽瑣屑。家人纖毫不敢欺欺。則必敗。又善居積。凡所販鬻。來歲價必貴。朱以漸裕。寵之專房。一日忽謂朱曰。君知我爲誰。朱笑曰。爾顛耶。因戲舉其小名曰。爾非某耶。曰。非也。某逃去久矣。今爲某地某人婦生子。已七八歲。我本狐女。君九世前爲巨商。我爲司會計。君遇我厚。而我乾沒君三千餘金。真謫墮狐身。煉形數百年。幸得成道。然坐此負累。終不得升仙。故因此婢之逃。幻其貌以事君。

計十餘年來。所入足以敵所遺。今尸解去矣。我去之後。必現狐形。君可付某僕埋之。彼必裂尸而取。革君勿罪。彼彼四世前爲餓殍。時我未成道。曾啖其尸。聽彼碎襟。我庶冤可散也。俄化狐。仆地有好女。長數寸。出頂上。冉冉去。其貌則別一人矣。朱不忍而自埋之。卒爲此僕。竊發剝賣其皮。朱知爲夙業。浩嘆而已。

從孫樹齋言。高川賀某家貧甚。逼除夕。無以卒歲。詣親串借貸。無所得。僅沽酒。欸之賀。抑鬱無聊。姑澆塊壘。遂大醉而歸。時已昏夜。遇老翁負一囊。蹙蹙不進。約賀爲肩。至高川。酬以僱值。賀諾之。其囊甚重。賀私念方無度。

歲資若攘奪而逸龍鍾疲叟必不能追及遂盡力疾趨翁自後追呼不應狂奔七八里甫得至家掩門急入呼燈視之乃新斫楊木一段重三十餘斤方知爲鬼所弄殆其貪狡之性久爲鬼惡故乘其窘而侮之不然則來往者多何獨戲賀是時未見可欲尙未生盜心何已中途相待歟

樹齋又言梁莊張子儀性嗜飲年五十餘以寒疾卒將斂矣忽蘇曰我病愈矣頃至冥司見貯酒巨甕三皆題張子儀封字其一已啟封尙存半甕是必皆我之食料須飲盡方死耳旣而果愈復縱飲二十餘年一日謂所

親曰我其將死乎昨又夢至冥司見三甕酒俱盡矣越數日果無疾而卒然則補錄紀傳載李衛公食羊之說信有之乎

寶坻王孝廉錦堂言寶坻舊城圯壞水齧兩穿多成洞穴妖物遂窟宅其中後修城時毀其舊垣失所憑依遂散處空宅古寺四出祟人男女多爲所媚忽來一道士教人取黑豆四十九粒持咒鍊七日以擊妖物應手死錦堂家多空屋遂爲所據一僕婦亦爲所媚以道人所煉豆擊之忽風聲大作似有多人喧呼曰太夫人被創死矣趨視見一巨蛇豆所傷處如銃礮鉛丸所中因問

道士凡媚女者必男妖此蛇何呼太夫人道士曰此雌蛇也蛇之媚人其首尾皆可以喻精氣不必定相交接也旋有人但聞風聲卽似夢魘覺有吸其精者精卽涌溢則道士之言信矣又一人突見妖物豆在紙裹中猝不及解併紙擲之妖物亦負創遁又一人爲女妖所媚或授以豆舫其色美不肯擊竟以隕身夫妖物之爲祟事所恒有至一時羣聚而肆毒則非常之惡天道所不容矣此道士不先不後適以是時來或亦神所假手歟某侍郎夫人卒蓋棺以後方陳祭祀忽一白鴿飛入幃尋視無睹似擾間烟焰自棺中涌出連薨累棟頃刻並

焚聞其生時御下嚴凡買女奴成券入門後必引使長跪先告戒數百語謂之教導教導後卽褫衣反接撻百鞭謂之試刑或轉側或呼號撻彌甚撻至不言不動格格然如擊木石始謂之知畏然後驅使安州陳宗伯夫人先太夫人姨也會至其家常曰其僮僕婢媪行列進退雖大將練兵無如是之整齊也又余常至一親串家丈人行也入其內室見門左右懸二鞭繩皆有血迹柄皆光澤可鑒聞其每將就寢諸婢一一縛於橈然後覆之以衾防其私遁或自戕也後死時兩股疽潰露骨一若杖痕

刑曹案牘多被毆後以傷風死者在保辜限內於律不能不擬抵呂太常含暉常刊秘方以荆芥黃蠟魚鱉三味魚鱉炒各五錢艾葉三片入無灰酒一碗重湯煮炷香熱飲之汗出立愈惟百日以內不得食雞肉後其子慕堂登庚午賢書人以為刊方之報也

酉陽雜俎載骰子咒曰伊帝彌帝彌揭羅帝訥至十萬遍則六子皆隨呼而轉試之或驗或不驗余謂此猶誦驅字治病耳大抵精神所聚氣機應之氣機所感鬼神通之所謂至誠則金石為開也篤信之則誠誠則必動姑試之則不誠不誠則不動凡持煉之術莫不如是非

獨此咒為然矣

舊僕蘭桂言初至京師隨人住福清會館門以外皆叢冢也一夜月黑聞洶洶喧呶聲哭泣聲又有數人勸諭聲念此地無人必鬼鬪自門隙竊窺無所睹屏息諦聽移數刻乃一人遷其婦柩誤取他家柩去婦故有夫葬亦相近謂婦為此人所劫當以此人婦相抵婦不從而詬爭也會邏者鳴金過乃寂無聲不知其作何究竟又不知此誤取之婦他年合窆又作何究竟也然則謂鬼附主而不附墓其不然乎

虞惇有佃戶孫某善鳥銃所擊無不中嘗見一黃鸝命

取之孫啟曰取生者耶死者耶問鐵丸衝擊安能預決其生死曰取死者直中之耳取生者則驚使飛而擊其翼命取生者舉手銃發黃鸝果墮視之一翼折矣其精巧如此適一人能誦放生咒與約曰我誦咒三遍爾百擊不中也試之果然後屢試之無不驗然其詞鄙俚殆可笑矇不識何以能禁制又凡所聞禁制諸咒其鄙俚大抵皆似此而實皆有驗均不測其所以然也

蔡葛山先生曰吾校四庫書坐訛字奪俸者數矣惟一事深得校書力吾一幼孫偶吞鐵釘醫以朴硝等藥攻之不下日漸尪弱後校蘇沈良方見有小兒吞鐵物方

云剝新炭皮研爲末調粥三碗與小兒食其鐵自下依方試之果炭屑裏鐵釘而出乃知雜書亦有用也此書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收其全部余領書局時屬王史亭排纂成帙蘇沈者蘇東坡沈存中也二公皆好講醫葯宋人集其所論爲此書云

葉守甫德州老醫也往來余家余幼時猶及見之憶其與先姚安公言常從平原詣海豐夜行失道僕從皆迷風雨將至四無村墟望有廢寺往投暫避寺門虛掩而門扉隱隱有白粉大書字敲火視之則此寺多鬼行人勿住二語也進退無路乃推門再拜曰過客遇雨求神

庇蔭雨止卽行不敢久稽聞承塵板上語曰感君有禮但今日大醉不能見客奈何君可就東壁坐西壁蝸窟恐遭其螫渴勿飲簷溜恐有蛇涎殿後酸梨已熟可摘食也毛髮植立噤不敢語雨稍止卽惶遽拜謝出如脫虎口焉姚安公曰題門榜示必傷人多矣而君得無恙且得其委曲告語益以禮自處無不可以禮服者以誠相感無不可以誠動者雖異類無間也君非惟老於醫抑亦老於涉世矣

朱導江言新泰一書生赴省鄉試去濟南尙半日程與數友乘涼早行黑闇中有二驢追逐行互相先後不以爲意也稍辨色後知爲二婦人旣而審視乃一嫗年約五六十肥而黑一少婦年約二十甚有姿首書生頻目之少婦忽回顧夫聲曰是幾兄耶生錯愕不知所對少婦曰我卽某氏表妹也我家法中表兄妹不相見故兄不識妹妹則嘗於簾隙窺兄故相識也書生憶原有表妹嫁濟南因相欵語問早行何適曰昨與妹婿往問舅母疾本擬卽日返舅母有訟事挽妹婿入京不能卽歸妹早歸爲治裝也流目送盼情態嫣然且微露十餘歲時一見相悅意書生心微動至路岐邀至家具一飯欣然從之約同行者晚在某所候至鐘動不來次日亦無

耗往昨別處循岐路尋之得其驢於野田中鞍尚未解
徧物色村落間絕無知此二婦者再詢訪得其表妹家
則表妹歿已半年餘其為鬼所惑怪所啖抑或為盜所
誘均不可知而此人遂長已矣此亦足為少年佻薄者
戒也時方可村在座言游秦隴時聞一事與此相類後
有合窆於妻墓者啟墳則有男子尸在焉不知地下雙
魂作何相見焦氏易林曰兩夫共妻莫適為雌若為此
占矣戴東原亦在座曰後漢書尙有三夫共妻事君何
見不廣耶余戲曰二君勿喧山陰公主面首三十人獨
意之歎然彼皆不畏其夫者此鬼私藏少年不慮及後

來之合窆未免縱欲忘患耳東原喟然曰縱欲忘患獨
此鬼也哉

雜說稱變童始黃帝

錢詹事辛楣如此說辛楣
語舉其書各本忘之矣

始出依

託比頑童始見商書然出梅賾偽古文亦不足據逸周
書稱美男破老殆指是乎周禮有不男之訟註謂天閻
不能御女者然自古及今未有以不能御女成訟者經
文簡質疑其亦指此事也凡女子淫佚發乎情欲之自
然變童則本無是心皆幼而受給或勢劫利餌耳相傳
某巨室喜狎狡童而患其或愧拒乃多買端麗小兒未
過十歲者與諸童媒戲時使執爐侍側種種淫狀久而

可徵及實

見慣視若當然過三數年稍長可御皆順流之舟矣有所供養僧規之曰此事世所恒有不能禁檀越不爲然因其自願譬諸挾妓其過尙輕若處心積慮鑿赤子之天真則恐干神怒某不能從後卒罹禍夫術取者造物所忌况此事而以術取哉

東光有王莽河卽胡蘇河也旱則涸水則漲每病涉焉外舅馬公周錄言雍正末有丐婦一手抱兒一手扶病姑涉此水至中流姑蹶而仆婦棄兒於水努力負姑出姑大諾曰我七十老嫗死何害張氏數世待此兒延香火爾胡棄兒以拯我斬祖宗之祀者爾也婦泣不敢語

長跪而已越兩日姑竟以哭孫不食死婦嗚咽不成聲凝坐數日亦立槁不知其何許人但於其姑訾婦時知爲姓張耳有著論者謂兒與姑較則姑重姑與祖宗較則祖宗重使婦或有夫或尙有兄弟則棄兒是旣兩世窮發止一綫之孤子則姑所責者是婦雖死有餘悔焉姚安公曰講學家責人無已時夫急流洶湧少縱卽逝此豈能深思長計時勢不兩全棄兒救如此天理之正而人心之所安也使姑死而兒存終身寧不耿耿耶不又有責以愛兒棄姑者耶且兒方提抱育不育未可知使姑死而兒又不育悔更何如耶此婦所爲超出恒

論極平允

情已萬萬不幸而其姑自歿以死殉之其亦可哀矣猶沾沾焉而動其喙以爲精義之學毋乃白骨銜冤黃泉賈恨乎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二百四十年內有貶無褒胡致堂作讀史管見三代以下無完人辨則辨矣非吾之所欲聞也

郭石洲言朱明經靜園與一狐友一日飲靜園家大醉睡花下醒而靜園問之曰吾聞貴族醉後多變形故以衾覆君而自守之君竟不變何也曰此視道力之淺深矣道力淺者能化形幻形耳故醉則變睡則變倉皇驚怖則變道力深者能脫形猶仙家之尸解已歸人道人

其本形矣何變之有靜園欲從之學道曰公不能也凡修道人易而物難人氣純物氣吸也成道物易而人難物心一人心雜也鍊形者先鍊氣鍊氣者先鍊心所謂志氣之帥也心定則氣聚而形固心搖則氣渙而形萎廣成子之告黃帝乃道家之秘要非莊叟寓言也深岩幽谷不見不聞惟凝神導引與天地陰陽往來消息閱百年如一日人能之乎朱乃止因憶丁卯同年某御史嘗問所昵伶人曰爾輩多矣爾獨擅場何也曰吾曹以其身爲女必併化其心爲女而後柔情媚態見者意消如男心一綫猶存則必有一綫不似女烏能爭蛾眉曼

睜之寵哉若夫登場演劇爲貞女則正其心雖笑謔亦
不失其貞爲淫女則蕩其心雖莊坐亦不掩其淫爲貴
女則尊重其心雖微服而貴氣存爲賤女則斂抑其心
雖盛粧而賤態在爲賢女則柔婉其心雖怒甚無遠色
爲悍女則拘戾其心雖理詘無異詞其他喜怒哀樂恩
怨愛憎一一設身處地不以爲戲而以爲真人視之竟
如真矣他人行女事而不能存女心作種種女狀而不
能有種種女心此我所以獨擅場也李玉典曰此語猥
褻不足道而其理至精此事雖小而可以喻大天下朱
有心不在是事而是事能詣極者亦未有心心在是事

而是事不詣極者心心在一菑其菑必工心心在一職
其職必舉小而僚之九扁之輪大而臯夔稷契之警四
海其理一而已矣此與煉氣煉心之說可互相發明也
石洲又言一書生家有園亭夜雨獨坐忽一女子褰簾
入自云家在牆外窺宋已久今冒雨相就書生曰雨猛
如是爾衣履不濡何也女詞窮自承爲狐問此間少年
多矣何獨就我曰前緣問此緣誰所記載誰所管領又
誰以告爾爾前生何人我前生何人其結緣以何事在
何代何年請道其詳狐倉卒不能對囁嚅久之曰子干
百日不坐此今適坐此我見千百人不相悅獨見君相

悅其爲前緣審矣請勿拒書生曰有前緣者必相悅吾
方坐此爾適自來而吾漠然心不動則無緣審矣請勿
留女趨起聞聞意外呼曰婢子不解事何必定覓此木
強人女子舉袖一揮滅燈而去或云是湯文正公少年
事余謂狐魅豈敢近湯公當是會有此事附會于公耳
烏魯木齊多野牛似常牛而高大千百爲羣角利如矛
稍其行以強壯者居前弱小者居後自前擊之則馳突
奮觸銳礮不能禦雖百練健卒不能成列合圍也自後
掠之則絕不反顧中推一最巨者如蜂之有王隨之行
止常有一爲首者失足落深澗羣牛俱隨之投入重疊

殪焉又有野騾野馬亦作隊行而不似野牛之悍暴見

人輒奔其狀真騾真馬也惟被以鞍勒則伏不能起然

時有背帶鞍花者

鞍所磨傷之處創愈則毛作白色謂之鞍花

又有蹄嵌踏

鐵者或曰山神之所乘莫測其故久而知爲家畜騾馬

逸入山中久而化爲野物與之同羣耳騾肉肥脆可食

馬則未見食之者又有野羊漢書西域傳所謂羴羊也

食之與常羊無異又有野猪猛鷲亞於野牛毛革至堅

鎗矢弗能入其牙銛于利刃馬足觸之皆中斷吉木薩

山中有老猪其巨如牛人近之輒被傷常率其族數百

夜出暴禾稼叅領額爾赫圖牽七犬入山獵猝與遇七

相墓相宅之說何
可不信惟過信之
則惑耳子孫亦安
先人體魄自當力
避五患先人體魄
安則子孫之心亦安
矣豈亦福蔭哉

予嘗求先太夫人
兆域彷徨空室凡
兩年此心之苦矣
今世亦多精此術者
而其為姦利則尤
甚每于土根山巢互
相勾結余見採此
術者其後多式微
或有絕嗣者矣

犬立為所啖復厲齒向人鞭馬狂奔乃免余擬植木為
柵伏巨礮其中伺其出擊之或曰儻擊不中則其牙拔
柵如拉朽柵中人危矣余乃止又有野駝止一峯鬻之
極脆美杜甫麗人行所謂紫駝之峯出翠釜當即指此
今人以雙峯之駝為八珍之一失其實矣

景城之北有橫岡坡陀形家謂余家祖塋之來龍其地
屬姜氏明末姜氏妬余族之盛建真武祠於上以厭勝
之崇禎壬午兵燹余家不絕如綫後祠漸圯余族乃漸
振祠圯盡而復盛焉其地今鬻於從姪信夫時鄉中故
老已稀不知舊事誤建土神祠於上又稍稍不靖余知

之急屬信夫遷去始安相地之說或以為有或以為無
余謂劉向校書已列此術為一家安得謂之全無但地
師所學不必精又或緣以為姦利所言尤不足據不宜
溺信之耳若其鑿然有驗者固未可誣也

象經始見庚開府集然所言與今法不相符太平廣記
載棋子為怪事所言畧近今法而亦不同北人喜為此
戲或有耽之忘寢食者景城真武祠未圯時中一道士
酷好此因共以棋道士呼之其本姓名乃轉隱一日從
兄方洲人所居見几上置一局止三十一子疑其外出
坐以相待忽聞窗外喘息聲視之乃二人四手相持共

長微草堂筆言卷十二
三六
奪一子力竭並踣也癖嗜乃至於此南人則多嗜弈亦頗有廢時失事者從兄坦居言丁卯鄉試見場中有二士畫號板爲局拾碎炭爲黑子剔碎石灰塊爲白子對著不止竟俱曳白而出夫消閒遣日原不妨偶一爲之以此爲得失喜怒則可以不必東坡詩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荆公詩曰戰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二公皆有勝心者迹其生平未能自踐此言然其言則可深思矣辛卯冬有以八仙對弈圖求題者畫爲韓湘何仙姑對局五仙旁觀而鉄拐李枕一壺盧睡余爲題曰十八年來閱宦途此心久似水中鳧如何纔踏春明

路又看仙人對弈圖局中局外兩沉吟猶是人間勝負心那似頑仙癡不省春風蝴蝶睡鄉深今老矣自迹生平亦未能踐斯言蓋言則易耳

此篇記天主教源流家詳志
明天啟中西洋人艾儒畧作西學凡一卷言其國建學育才之法凡分六科勒譯理加者文科也斐錄所費啞者理科也默弟濟納者醫科也勒斯義者法科也如諾弱斯者教科也陸祿日亞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從文入理而埋爲之綱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如中國之大學醫科法科教科皆其事業道科則彼法中所謂盡性至命之極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爲要

以明體達用為功與儒學次序畧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所窮之理又支離怪誕而不可語是所以為異學耳末附唐碑一篇明其教之久入中國碑稱貞觀十二年大秦國阿羅木遠將經像來獻即於義寧坊勅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云云考西漢叢語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奏聞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並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縣有者准此冊府元龜載開元七年

吐火羅鬼王上表獻解天文人大慕閣智慧幽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問諸教法知其人如此之莠能請置一法堂依本教供養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孝億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千餘所又載德建國烏滸河中有火祆祠相傳其神本自波斯國來祠內無像於大屋下作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據此數說則西洋人即所謂波斯天主即所謂祆神中國具有紀載不但此碑也又杜預注左傳次睢之社曰睢受汴東經陳留是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祆神皆社祠之顧野王玉篇亦有祆字

然則大西洋人
居澳門亦不目前
明始矣

音阿憐切註為祆神徐鉉據以增入說文宋敏求東京
記載寧遠坊有祆神廟注曰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
名祆畢國有火祆祠或傳石勒時立此是祆教其來已
久亦不始于唐岳珂程史記番禺海獠其最豪者號白
番人本古城之貴人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屋室侈靡
踰制性尚鬼而好潔平居終日相與膜拜祈福有堂焉
以祀如中國之佛而實無像設稱為犛牙亦莫能曉竟
不知為何神有碑高表數丈上皆刻異書如篆籀是為
像主拜者皆嚮之是祆教至宋之末年尚由買舶達廣
州而利瑪竇之初來乃詫為亘古未有艾儒畧既援唐

明季士大夫崇
秦西之教不過服
其麻屨之密制
畧之精耳豈如
今之重臣以宗潢
之貴膺節鉞
尊要扶
九重徧行其教
致黃中肇福滄
海橫流哉

碑以自證其為祆教更無疑義乃當時無一人援據古
事以抉源流蓋明白萬歷以後儒者早年攻入此晚年
講心學即盡一生之能事故徵實之學全荒也
田氏姊言趙莊一佃戶夫婦甚相得一旦婦微聞夫有
外遇未確也婦故柔婉亦不甚愠但戲語其夫爾不愛
我而愛彼吾且縊矣次日縊田間遇一巫能視鬼見之
駭曰爾身後有一縊鬼何也乃知一語之戲鬼已聞之
矣夫橫亡者必求代不知陰律何所取殆惡其輕生使
不得速入轉輪且使世人聞之不敢輕生歟然而又啟
鬼闖之漸併聞有縊鬼誘人自裁者故天下無無弊之

法雖神道無如何也

戈荔田言有婦爲姑所虐自縊死其室因廢不居用以貯雜物後其翁納一妾更悍於姑翁又愛而陰助之家
人喜其遇敵也又陰助之姑窘迫無計亦恚而自縊家
無隙所乃潛詣是室甫啟鑰見婦披髮吐舌當戶立姑
故剛悍了不畏但語曰爾勿爲厲吾今還爾命婦不荅
徑前撲之陰風颯然倏已昏仆俄家人尋視扶救得蘇
自道所見衆相勸慰得不死夜夢其婦曰姑死我當得
代然子婦無讐姑理尤無以姑爲代理是以拒姑返幽
室沉淪淒苦萬狀姑慎勿蹈此轍也姑哭而醒愧悔不

自容乃大集僧徒爲作道場七日戈傳齋曰此婦此念
自足生天可無煩追薦也此言良允然傳齋荔田俱不
肯道其姓氏余有諫焉

姚安公言霸州有老儒古君子也一鄉推祭酒家忽有
狐祟老儒在家則寂然老儒出則撼窻扉毀器物擲污
穢無所不至老儒緣是不敢出閉戶修省而已時霸州
諸生以河工事愬州牧期會於學官將以老儒列牒首
老儒以狐祟不至乃別推一王生瑞後王生坐聚衆抗
官伏法老儒得免焉此獄興而狐去乃知爲尼其行也
是故小人無瑞小人而有瑞天所以厚其毒君子無妖

君子而有妖天所以示之警

前母安太夫人家有小書室寢是室者中夜開目見壁

上恍惚有火光如燃香狀諦視則無久而光漸大聞人

聲乃徐徐隱後數歲諦視之竟不隱乃壁上懸一畫猿

光自猿目中出也僉曰此畫寶矣外祖安公曰詳國維

號今安氏零落是妖也何寶之有為虺弗摧為蛇奈何佚其字

不知後日作何變怪矣舉火焚之亦無他異

崔媪家在西山中言其鄰子在深谷樵采忽見虎至上

高樹避之虎至昂首作人語曰爾在此耶不識我矣我

今墮落作此形亦不願爾識也俛首嗚咽良久既而以

爪指地曰悔不及矣長號數聲奮然掉首去

楊槐亭言即墨有人往勞山寄宿山家所住屋有後門

門外繚以短墻為菜圃時日已薄暮開戶納涼見墻頭

一靚粧女子眉目姣好僅露其面向之若微笑方凝視

間聞墻外衆童子呼曰一大蛇身蟠於樹而首閣於墻

上乃知蛇妖幻形將誘而吸其血也倉皇閉戶亦不知

其幾時去設近之則危矣

琴工錢生言錢生常客裘文達公家日其鄉有人家酷

貧傭作所得悉以與其寡嫂嫂竟以節終一日在燭下

撚紵線見窓隙一人面其小如錢目炯炯內視急探手

攫得之乃一玉孩長四寸許製作工巧土蝕斑然鄉僻無售者僅於質庫得錢四千質庫置積中越日失去深懼其來贖此人聞之曰此本怪物吾偶攫得豈可復脅取人財具述本末還其質券質庫感之常呼令傭作倍酬其直且歲時周恤之竟以小康裘文達公曰此天以報其友愛也不然何在其家不化去到質庫始失哉至慨還質券尤人情所難然此人之緒餘耳世未有銀薄姦黠而友于兄弟者亦未有友于兄弟而銀薄姦黠者也

王慶垞一姬恒爲走無常

卽濼陽消暑錄所記見送婦再醮之鬼者

有貴家

姬問之曰吾輩爲妾媵是何因果曰冥律小善惡相抵大善惡則不相掩姨等皆積有小善業故今生得入富貴家又兼有惡業故使有一綫之不足也今生如增修善業則惡業已償善業相續來生益全美矣今生如增造惡業則善業已銷惡業又續來生恐不可問矣然增修善業非燒香拜佛之謂也孝親敬嫡和睦家庭乃真善業耳一姬又問有子無子是必前定祈一檢問如真籍不註吾不更作癡夢矣曰此不必檢但常作有子事雖註無子亦改註有子若常作無子事雖註有子亦改註無子也先外祖雪峰張公爲王慶垞曹氏壻平生嚴

正最惡六婆獨時時引與語曰此嫗所言雖未必皆寔然從不勸婦女布施佞佛是可取也

翰林院供事茹某言

忘其名似
是茹某

曩訪友至邯鄲值主人

未歸暫寓城隍祠適有賣瓜者息擔橫卧神座前一賣線叟寓祠內語之曰爾勿若是神有靈也賣瓜者曰神豈在此破屋內叟曰在也吾常夜起納涼聞殿中有人聲躡足潛聽則有狐陳訴於神前大意謂鄰家狐媚一少年將死未絕之頃尙欲取其精其家憤甚伏獵者以銃矢攻之狐駭現形奔衆噪隨其後狐不投已穴而投里許外一鄰穴衆布網穴外薰以火闔穴皆燼而此狐

反乘隙遁故訟其嫁禍城隍曰彼殺人而汝受禍訟之宜也然汝子孫亦有媚人者乎良久應曰亦有亦曾殺人乎又良久應曰或亦有殺幾人乎狐不應城隍怒命批其頰乃應曰實數十人城隍曰殺數十命償以數十命適相當矣此怨魄所憑假手此狐也爾何訟焉命檢籍示之狐乃泣去爾安得謂神不在乎乃知禍不虛生雖無妄之災亦必有所以致之但就事論事者不能一知其故耳

汪主事康谷言有在西湖扶乩者降壇詩曰我游天目還跨鶴看龍井夕陽沒半輪斜照孤飛影飄然一片雲

昌黎詩不云乎乃
知仙官未神聖
護短憑息邀我
敬

閱後草堂筆記卷十二
掠過千峯頂未及題名一客竊議曰夕陽半沒乃是反
照司馬相如所謂凌倒景也何得云斜照亂忽震撼久
之若有怒者大書曰小兒無禮遂不再動余謂客論殊
有理此仙何太護前獨不聞古有一字師乎

俞君祺言向在姚撫軍署居一小室每燈前月下睡欲
醒時恍惚見人影在几旁開目則無睹自疑目眩然不
應夜夜目眩也後偽睡以伺之乃一粗婢冉冉出壁角
側聽良久乃敢稍移步人畧轉則已縮入矣乃悟幽魂
滯此不能去又畏人不敢近意亦良苦因私計彼非爲
祟何必逼近使不安不如移出纔一舉念已彷彿見其

透拜可見人心一動鬼神皆知十目十手豈不然乎次
日遂託故移出後在余幕中乃言其實曰不欲驚怖主
人也余曰君一生慎密然殊未了此鬼事後來必有居
者負其一拜矣

族姪肇先言曩中涵叔官旌德時有掘地遇古墓者棺
骸俱爲灰土惟一心存血色猶赤懼而投諸水有石方
尺餘尙辨字迹中涵叔聞而取觀鄉民懼爲累碎而沉
之諱言無是事乃里巷訛傳中涵叔罷官後始購得錄
本其文曰白璧有瑕黃泉蒙恥魂斷水滸骨埋山趾我
作誓詞祝壘壙底千百年後有人發此爾不貞耶消爲

父母猶不諒况他人
哉此左徒所以懷
沙曾傅所以賦
鵬也

泥滓爾儻銜冤心終不死未惡王申三月耕石翁爲第
五女作蓋其女冤死以此代誌觀心仍不朽知受枉爲
真然翁無姓名各女無夫族歲月無年號不知爲誰無從
考其始末遂令奇迹不彰其可惜也夫

許文木言康熙末年鸞古器李鸞汀其父執也善六壬
惟晨起自古一課而不肯爲人卜曰多洩未來神所惡
也有以康節比之者曰吾纔得六七分耳嘗古得某日
當有仙人扶竹杖來飲酒題詩而去焚香候之乃有人
携一雕竹純陽像求售側倚一貯酒壺盧上刻朝遊北
海一詩也康節安有此失乎年五十餘無子惟蓄一妾

一日許父造訪聞其妾泣且絮語曰此何事而以戲人
其試我乎又聞鸞汀力辨曰此真實語非戲也許父叩
反目之故鸞汀曰事殊大奇今日占課有二客來市古
器一其前世夫尚有一夕緣一其後夫結好當在半年
內併我爲三生在一堂矣吾以語彼彼遽恚怒數定無
可移我不泣而彼泣我不諱而彼諱之豈非癡女子哉
越半載鸞汀果死妾鸞於一翰林家嫡不能容過一夕
卽遣出再鸞於一中書舍人家乃相安云

雁雪唯初婚日夢至一處見青衣高髻女子旁一人指
曰此汝婦也醒而惡之後再婚殷氏宛然夢中之人故

叢碧山房集中有悼亡詩曰漫說前因與後因眼前業
 果定誰真與君琴瑟初調日怪煞篋篋入夢人記此事
 也按篋篋入夢凡二事其一為仙傳拾遺載薛肇攝陸
 長源女見崔孚其一為逸史載盧二舅攝柳氏女見李
 生皆以人未婚之妻作伎侑酒殊大惡作劇近時所聞
 呂道士等亦有此術語詳灤陽
消夏錄葉旅亭言其祖猶及見
 劉石渠一日夜飲有契友迫之召仙女石渠命掃一室
 戶懸竹簾燃雙炬於几眾皆移席坐院中而自禹步持
 咒取界尺拍案一聲簾內果一女子亭亭立友視之乃
 其妾也奮起欲毆石渠急拍界尺一聲見火光蜿蜒如

掣電已穿簾去矣笑語友曰相交二十年豈有真以君
 妾為戲者適攝狐女幻形激君一怒為笑耳友急歸視
 妾乃刺繡未輟也如是為戲庶乎在不即不離間矣余
 因思李少君致李夫人但使遠觀而不使相近恐亦是
 攝召精魅作是幻形也

費長房劾治百鬼乃後失其符為鬼所殺明崇儼卒割
 刃陷胸莫測所自人亦謂役鬼太苦鬼刺之也恃術者
 終以術敗蓋多有之劉香晚言有僧善禁咒為狐誘至
 曠野千百為羣嗥叫搏噬僧運金杵擊踣人形一老狐
 乃潰圍出後遇於途老狐投地膜拜曰曩蒙不殺深自

懺悔今願皈依受五戒僧欲摩其項忽擲一物罨僧面遁形而去其物非帛非革色如琥珀粘若漆牢不可脫督悶不可忍使人奮力揭去則面皮盡剝痛暈殆絕後痲落無復人狀矣又一游僧榜門曰驅狐亦有狐來誘僧識爲魅搖鈴誦梵咒狐駭而逃旬月後有媪叩門言家近墟墓日爲狐擾乞往禁治僧出小鏡照之灼然人也因隨往媪導至堤畔忽攫其書囊擲河中符籙法物盡隨水去媪亦奔匿秫田中不可踪跡方懊惱聞瓦礫飛擊面日俱敗幸賴梵咒自衛狐不能近狼狽而歸次日卽愧遁久乃知媪卽土人其女與狐暱因其女賂以

金使盜其符耳此皆術足以勝狐卒爲狐算狐有策而僧無備狐有黨而僧無助也况術不足勝而輕與妖物角乎

舅氏五占安公言留福莊木匠某從卜者問婚姻卜者戲之曰去此西南百里某地某甲今將死其妻數合嫁汝急往訪求可得也匠信之至其地宿村店中遇一人問某甲居何處其人問訪之何爲匠以實告不慮此人卽某甲也聞之恚憤掣佩刀欲刺之匠逃入店後踰垣遁是人疑主人匿室內欲入搜主人不允互相格鬪竟殺主人論抵伏法而匠之名姓里居則均未及問也後

年餘有姬同一男一婦過獻縣云叔及寡嫂也姬暴卒無以斂叔乃議嫁其嫂嫂無計亦曲從匠尙未娶衆爲媒合焉後詢其故夫正某甲也異哉卜者不戲匠不往匠不往無從與某甲鬪無從與某甲鬪則主人不死主人不死則某甲不論抵某甲不論抵此婦無由嫁此匠也乃無故生波卒輾轉相牽終成配偶豈非數使然哉又聞京師西四牌樓有卜者日設肆於衢雍正庚戌閏六月忽自卜十八日橫死相距一兩日耳自揣無死法而爻象甚明乃於是日鍵戶不出觀何由橫死不虞忽地震屋圯壓焉使不自卜是日必設肆通衢中烏由覆

壓是亦數不可逃使轉以先知誤也

畫士張無念寓京師櫻桃斜街書齋以巨幅濶紙爲窓幃不著一櫺取其明也每月明之夜必有一女子全影在幃心啟戶視之無所睹而影則如故以不爲禍祟亦姑聽之一夕諦視覺體態生動宛然入畫戲以筆四圍鉤之自是不復見而墻頭時有一女子露面下窺忽悟此鬼欲寫照前使我見其形今使我見其貌也與語不應注視之亦不羞避良久乃隱因補寫眉目衣紋作一仕女圖夜聞窗外語曰我名亭亭再問之已寂乃併題於幃土後爲一知府買去

或曰是李中山

或曰狐也非鬼也於

事理爲近或曰本無是事無念神其說耳是亦不可知
然香魂才鬼恒欲留名於後世由今溯古結習相同固
亦理所宜有也

姚安公官刑部江蘇司郎中時西城移送一案乃少年
強汚幼女者男年十六女年十四蓋是少年遊西頂歸
見是女擲菜圃中因相逼脅避卒聞女號呼聲就執之
訊未竟兩家父母俱投詞乃其未婚妻不相知而誤犯
也於律未婚妻和姦有條強姦無條方擬議聞女供亦
復改移稱但調謔而已乃薄責而遣之或曰是女之父
母受重賂女亦愛此子丰姿家且富故造此虛詞以解

紛姚安公曰是未可知然事止婚姻與賄和人命寃沉
地下者不同其姦未成無可驗其賄無據難以質女子
允矣父母從矣媒保有確證鄰里無異議矣兩造之詞
亦無一毫之牴牾矣君子可欺以其方不能橫加鍛鍊
入一童子遠戍也

某公夏日退朝携婢於靜室晝寢會闖者啟事問主人
安在一僮故與闖者戲漫應回主人方擁爾婦睡某所
婦適至前怒而詬詈主人出問答逐此僮越三四年闖
者婦死會此婢以抵觸失寵主人忘前語竟以配闖者
事後憶及乃浩然嘆曰豈偶然歟

文水李華廷言去其家百里一廢寺云有魅無敢居者有販羊者十餘人避兩宿其中夜聞嗚嗚聲聞中見一物擁腫團團不辨面目蹣跚而來行甚遲重衆皆無賴少年殊不恐怖共以破磚擲擊中聲錚然漸縮退欲却覺其無能噪而追之至寺門壞墻側屹然不動逼視乃一破鐘內多碎骨意其所食也次日告土人治以鑄器自此怪絕此物之鈍極矣而亦出黠人卒自碎其質殆見夫善幻之怪有爲祟者從而效之也余家一婢滄州山果莊人也言是莊故盜藪有人見盜之獲利亦從之行捕者急他盜格鬪跳免而此人就執伏法焉其亦此

鐘之類也夫

舅氏安公介然言有柳某者與一狐友甚暱柳故貧狐恒周其衣食又負巨室錢欲質其女狐爲盜其券事乃已時來其家妻子皆與相問荅但惟柳見其形耳狐媚一富室女符籙不能遣募能劾治者予百金柳夫婦素知其事婦利多金慙慙柳伺隙殺狐柳以負心爲歎婦諄曰彼能媚某家女不能媚汝女耶昨以五金爲汝女製冬衣其意恐有在此患不可不除也柳乃陰市砒霜沽酒以待狐已知之會柳與鄉鄰數人坐狐於簷際呼柳名先叙相契之深次陳相周之久次乃一一發其陰

謀曰吾非不能爲爾禍然周旋已久寧忍便作寇讐又以布一疋棉一束自簷擲下曰昨爾幼兒號寒苦許爲作被不可失信於孺子也衆意不平成謂讓柳狐曰交不擇人亦吾之過世情如是亦何足深尤吾姑使知之耳太息而去柳自是不齒於鄉黨亦無肯資濟升斗者挈家夜遁竟莫知所終

舅氏張公夢徵言滄州佟氏園未廢時三面環水林木翳如遊賞者恒借以宴會守園人每聞夜中鬼唱曰樹葉兒青青花朵兒層層看不分明中間有個佳人影只望見盤金衫子裙是水紅綾如是者數載後一妓爲座

客毆屋恙而自縊于樹其衣色一如所唱莫喻其故或曰此縊鬼候代先知其來代之人故喜而歌也
青縣一農家病不能力作餓將殆欲鬻婦以圖兩活婦曰我去君何以自存且金盡仍餓死不如留我侍君庶飲食醫藥得以檢點或可冀重生我寧娼耳後十餘載婦病垂死絕而復蘇曰頃恍惚至冥司吏言娼女當墮爲雀鴿以我一念不忘夫猶可生人道也

侍姬郭氏其父大同人流寓天津生時其母夢鸞端午彩符者買得一枝因以爲名年十三歸余生數子皆不育惟一女適德州盧蔭文暉吉觀察子也暉吉善星命

嘗推其命壽不能四十果三十七而卒余在西域時姬已病瘵祈籤關帝問尚能相見否得一籤曰喜鵲簷前報好音知君千里有歸心繡幃重結鴛鴦帶葉落霜彫寒色侵謂余卽當以秋冬歸意甚喜時門人邱二田在寓聞之曰見則必見然末句非吉語也後余辛卯六月還姬病良已至九月忽轉劇日漸沉綿遂以不起歿後曬其遺篋余感賦二詩曰風花還點舊羅衣惆悵除醪片片飛怡記香山居士語春隨樊素一時歸姬以三月七日之期也怡送春百摺湘裊颺畫欄臨風還憶步珊瑚明知神讖曾先定終惜芙蓉不耐寒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寒山子詩也卽用籤

中意也

世傳推命始于李虛中其法用年月日而不用時蓋據昌黎所作虛中墓誌也其書宋史藝文志著錄今已久佚惟永樂大典載虛中命書三卷尙爲完帙所說實兼論八字非不用時或疑爲宋人所僞託莫能明也然者虛中墓誌稱其最深於五行書以人始生之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生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云云按天有十二辰故一日分爲十二時日至某辰卽某時也故時亦謂之日辰國語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是也詩豉彼織女終日七襄孔穎達疏從日

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是日辰卽時之明證楚詞吉日兮辰良王逸註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以辰與日分言尤爲明白據此以推似乎所直日辰四字當連上年月日爲句後人誤屬下文爲句故有不用時之說耳余撰四庫全書總目亦謂虛中推命不用時尙沿舊說今附著於此以志余過至五星之說世傳起自張果其說不見於典籍考列子稱稟天命屬星辰值吉則吉值凶則凶受命既定卽鬼神不能改易而聖智不能回玉充論衡稱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施氣而衆星之氣在其中矣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

賈有多少皆星位大小尊卑之所授是以星言命古已有之不必定始於張果又韓昌黎三星行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杜樊川自作墓誌曰余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爲第八宮曰疾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工楊晞曰木在張於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爲福德大君子無虞也余曰湖守不遇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火土還死於角宜哉是五星之說原起於唐其法亦與今不異術者託名張果亦不爲無因特其所託之書詞皆鄙俚又在李虛中命書之下決非唐代文字耳

霍養仲言一舊家壁懸仙女騎鹿圖款題趙仲穆不知

確否也仲穆名雍松雪之子也每室中無人則畫中人緣壁而行

如燈戲之狀一日預繫長繩於軸首伏人伺之俟其行

稍遠急掣軸出遂附形於壁上彩色宛然俄而漸淡俄

而漸無越半日而全隱疑其消散矣余嘗謂畫無形質

亦無精氣通靈幻化似未必然古書所謂畫妖疑皆有

物憑之耳後見林登博物志載北魏元兆捕得雲門黃

花寺畫妖兆詰之曰爾本虛空畫之所作奈何有此妖

形畫妖對曰形本是畫畫以象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

况所畫之上精靈有憑可通此臣之所以有感感而幻

化臣實有罪云云其言似亦近理也

驍騎校薩音綽克圖與一狐友一日狐倉皇來曰家有

妖祟擬借君墳園棲眷屬怪問聞狐祟人不聞有物更

祟狐是何魅歟曰天狐也變化通神不可思議鬼出電

入不可端倪其祟人人不及防或祟狐狐亦弗能睹也

問同類何不相惜歟曰人與人同類強凌弱智給愚寧

相惜乎魅復遇魅此事殊奇天下之勢輾轉相勝天下

之巧層出不窮千變萬化豈一端所可盡乎

